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6 August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1 年 8 月 6 日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马里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以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并经安理会第 2541(2020)号决议延长任期的马里问题专家小组协调员的身份，根据第 2541(2020)号决议第 4 段随函转递专家小组工作最后报告。

已于 7 月 15 日将所附报告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于 7 月 23 日审议了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和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发布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
所设马里问题专家小组

协调员

阿尔贝·巴鲁姆(签名)

专家

鲁本·德科宁(签名)

专家

萨那·埃勒哈基姆(签名)

专家

奥雷利安·略尔卡(签名)



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并经第
2541(2020)号决议延长任务期的专家组的最后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背景	5
二.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威胁、阻碍和进展	6
A. 防务和安全部分	6
B. 政治和机构组成部分	7
C.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部分以及和解、正义和人道主义部分	9
D. 《协议》执行的政治和区域背景	9
三. 武装团体	11
四. 有组织犯罪	19
A. 毒品贩运	19
B.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22
C. 手工采金	25
D. 非法卷烟贸易和贩运	26
E. 实施资产冻结和执行旅行禁令	28
五.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	29
A.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30
B. 使用、招募和在经济上剥削儿童	33
C. 绑架和杀害社区领袖	34
D. 马里武装部队在莫普提实施的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行为	35
六. 阻挠人道主义援助	36
七. 建议	36
附件*	38

* 附件仅以来件所用语文分发，未经正式编辑。

摘要

过渡政府总统巴·恩多和总理莫克塔·瓦内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被迫辞职后，过渡政府内的军官如今控制着执行《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所有体制杠杆。这方面的作用和责任由总统、总理和相关部委分担，特别是已更名为负责《和平协议》及民族和解的和解、和平与民族融合部的部委。

《协议》执行进展依然有限。只有 448 人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执行工作与 3 000 人这一既定目标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距离。由于政府和各个武装运动未能就给予武装运动的配额达成协议，整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被搁置。政府付款不正常继续影响到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考虑到围绕 2019 年提出的一项提案达成的共识，宪制改革触手可及，但政府关于地区重新划分的单方面提案引发了抗议，包括来自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的抗议。

《协议》的执行不仅进展有限，而且因西迪·卜拉欣·乌尔德·西达提在巴马科遭谋杀而蒙受巨大损失。乌尔德·西达提是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协调会)在协议监测委员会内的恪尽职守代表，也是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的创始人，他对推动达成他随后代表协调会签署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里北部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为了因应 2021 年 5 月政变(2000 年 8 月以来第二次)而调整了结盟关系，以保持与巴马科和国外的现实关联和影响力。过渡政府和全国过渡理事会内仍留有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主要领导人以及传统的和自称的部落代表。这两类行为体有时重叠，通过不断接触军政府成员和国际社会，使自己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乌尔德·西达提被暗杀并没有扰乱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的重新定位战略，因为领导人很快便重组了协调会的治理机制。

在国外，由意大利外交部协助在罗马举行的会议上，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的重组尤为明显。2 月初，武装团体参与了相关讨论，促成意大利政府与马里政府内与武装团体签署方有关联的一名相关部长 5 月 6 日在罗马签署关于控制移民流动的合作协定。在此背景下，协调会、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核心力量还组建了一个永久战略框架，作为阿尔及尔 2014 年 6 月 14 日运动纲领会的一部分。

手工黄金开采活动的增加推动了移民，并正在改变马里北部的经济前景。它为移民提供工作机会，并吸纳战斗人员。然而，它对稳定的影响仍然不可预测，因为它推动了协调会的扩张，并提供了恐怖主义融资。控制移民流动的新努力不太可能阻止强大的犯罪团体剥削脆弱的移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使他们在基达尔大区 and 古尔马地区恐怖主义猖獗的金矿工作。贫困和学校关闭是促使约 6 000 名男孩在加奥矿区寻找工作的因素，这些矿区的环境和工作条件恶劣，他们在那里容易受到武装团体的经济剥削、贩运和利用。

与此同时，经由马里北部的毒品贩运仍然令人关切，涉及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内的犯罪分子，包括利用《协议》规定来促进自身经济利益的一些人。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官员 Moussa Tiliche 便是一个例子，他利用在加奥和

梅纳卡的重组部队作为贩运大麻的跳板。Tiliche 与阿加德兹一位主要毒梟 Ghoumour Bidika 合作，后者因与在尼亚美查获的 17 吨价值约 3 700 万美元大麻案有关而于 2021 年 3 月初被捕。

平民继续是政治不稳定、《协议》执行延迟以及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区冲突的综合影响的主要承受者，不利于他们的安全和生计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马里全境依然普遍存在且未得到充分报告，而且在加奥大区，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的成员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此类暴力尤为突出，特别是与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派别有关联的自卫团体实施的此类行为。身处犯罪活动猖獗和有罪不罚的氛围，幸存者因担心遭到报复而害怕举报这些案件。

一. 背景

任务、旅行与合作

1. 安全理事会第 2541(2020)号决议决定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 至 7 段规定的措施延长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第 2374(2017)号决议建立的制裁制度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适用于被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直接或间接负责、合谋或参与威胁马里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的个人和(或)实体。安理会第 2541(2020)号决议请秘书长重设马里问题专家小组,并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1 至 15 段所规定任务的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2. 专家小组成员于 2021 年 2 月至 6 月 4 次访问马里,走访了巴马科、加奥、梅纳卡、昂松戈和通布图,并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至 27 日访问尼日尔。专家小组感谢马里和尼日尔两国政府持续与专家小组合作。专家小组还感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尤其是各个外地办事处和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专家小组在马里稳定团的协调者)提供后勤支持,感谢秘书处安全和安保部的安保安排。专家小组同样感谢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的支持。
3. 专家小组与众多的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成员、大使、外交使团代表、马里利益攸关方、民间社会和社群代表、区域组织和许多其他行为体进行了互动,专家小组向他们表示感谢。专家小组特别感谢非洲区域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建设性参与。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向会员国、国际组织和私人实体发出 26 封公函,专家小组的请求得到不同程度的回应(见附件一)。

方法

5. 专家小组努力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其 2006 年 12 月报告中建议的标准(S/2006/997,附件)。专家小组意欲尽可能保持透明,但如果指出信息来源会使提供者或他人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则不公布身份信息,有时也不公布访谈地点和日期。
6. 专家小组同样致力于最大程度的公平,将在适当和可能情况下向当事方提供报告中可能提到这些当事方的任何信息,供当事方在指定期限内审阅、评论和回应。¹
7. 专家小组确保工作独立性,防范任何破坏其公正性或制造偏见印象的企图。在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转递本报告之前,专家小组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核可了本报告的案文、结论和建议。

¹ 关于专家小组采用的“答复机会”方法的信息见附件二,附录 A。

二.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威胁、阻碍和进展

A. 防务和安全部分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进展甚微，自 2020 年 6 月以来仅有 448 人接受整编，已整编者总数为 1 761 人，而既定目标是 3 000 人。原计划部署在基达尔的重组营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连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抵达部署地，一年多前，由于对其组成存在分歧，该连被召回加奥(见 S/2020/785/Rev.1，第 34 段)。

9. 根据 2020 年 12 月 18 日订正路线图，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预期在 2021 年头三个月开始，但由于政府与各个武装运动在配额问题上存在分歧，该进程被搁置。各个武装运动以政府遵守商定数作为参加新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条件。按照订正路线图，² 政府和各个武装运动于 2 月 8 日和 9 日在巴马科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防务和安全决策级研讨会。研讨会由马里军队总参谋长乌马尔·迪亚拉将军主持。

10. 研讨会第一天，各当事方达成一项技术协议，来自各个武装运动的 26 000 名前战斗人员将接受整编，其中 17 000 人在军队，其余在其他相关的公职部门。³ 研讨会第二天，各当事方的决策者预期将签署商定的配额，但国防部长萨迪奥·卡马拉上校表示，过渡政府不愿核可商定的共识，理由是政府的吸收能力有限。此后举行的部际会议也未能使政府表示同意。

11.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卡伊举行的协议监测委员会第 42 次会议要求各当事方重新召集会议并批准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作出的决定，但没有任何后续行动。

12. 相反，2021 年 4 月 22 日，马里军队总参谋长乌马尔·迪亚拉将军宣布在两年(2021 年和 2022 年)内招募 25 000 人，其中包括给与各武装运动的 2 000 人这一少许多的配额。2021 年，军队将从所有 20 个大区招募 5 000 名士兵，其中包括来自基达尔、陶代尼、廷布图-古尔马、梅纳卡和加奥的共计 960 人。但招募计划(见附件三)没有具体说明被招募者是否仅来自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自那以后，在

² 2020 年 12 月 18 日新路线图的第 10 个行动要点规定，所有签署方之间举行一次决策级会议，目的之一是解决军队和公务员配额问题。

³ 研讨会由两部分组成，技术部分有专家参加，决策级部分认可技术团队的工作成果。配额和体质不合格或无能力问题工作组由 Elisé Jean Dao 上校(政府)主持，由 Almou Ag Mohamed(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协调会)共同主持，报告员是 Nouradine Zakaria Toure(阿尔及尔 2014 年 6 月 14 日运动纲领会)，协调人是国家整编委员会主席 Gabriel Poudiougou 将军。各当事方达成的技术共识是 26 000 个新整编人员：军队(17 000 人)、国家警察(2 000 人)、民防(1 000 人)、海关(1 000 人)、林业部门(1 000 人)、监狱部门(1 000 人)和其他公职部门(3 000 人)。

协议监测委员会及其防务和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都提及涉及配额问题的这些分歧，都要求各当事方重新讨论这一问题，迅速找到解决这一僵局的办法。⁴

违反停火

13.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商定的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的重武器和车队调动规则的执行问题继续是马里稳定团面临的一项挑战。2021 年 6 月 14 日，稳定团部队指挥官致信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所有成员，提醒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遵守集体商定的此类规则的义务。这些武装团体也没有向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提供检查点和军事基地的详尽清单，尽管多次予以提醒，而且他们此前也同意遵守规定。⁵

14. 安全理事会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再次决定，如第 2584(2021)号决议第 30(a) (三)段所规定，马里稳定团应作为一项优先工作支持、监测和监督停火，包括继续对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的行动和军火采取管控措施，包括在指定的无武器区这么做，并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违反行为。

15. 马里政府向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及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成员支付津贴问题上反复出现的冲突严重阻碍了巩固过去几年《协议》的防务和安全支柱执行工作进展的努力(见 S/2021/151，第 31 段，脚注 9；S/2020/785/Rev.1，第 30 段)。专家小组将监测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最近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恢复工作是否意味着马里政府以可持续方式解决了《协议》这些关键机制的治理问题(另见 S/2020/158/Rev.1，第 6-8 段)。

16. 专家小组已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向马里稳定团提出了有关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规则执行问题的几项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认可。专家小组还建议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系统地责成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调查据称违反停火的行为(见 S/2018/581，第 195(e)段；S/2019/636，第 177(b)段)。

B. 政治和机构组成部分

17. 由于马里各个行为体的既得政治利益，政治和体制改革耽搁已久，这些行为体更关注程序，而不是实质性问题。许多观察家预期，军方领导的过渡政府在向前推进时将更加务实，不那么关心选举影响，因此能够更好地进行体制改革。⁶

行政区划调整和选举

18. 在马里，行政区划调整问题高度政治化，因为它与选举制度有关。马里在行政区划上分为大区、省和市镇。省是议会议员的选区，因此，包括部落组织和武

⁴ 协议监测委员会防务和安全小组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会议纪要，存档于联合国。另见协议监测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第 43 次常委会纪要。

⁵ 与马里稳定团部队指挥官会晤，2021 年 3 月 5 日，巴马科。另见 S/2020/158/Rev.1，第 7 段。迄今只有一些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提供了这样的清单。

⁶ 政治和体制改革详情见附件四。

装团体在内的政治行为体都力图在自身地区争取尽可能多的省份。结果便是，行政区划调整提案往往引发争议，⁷ 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议(见 S/2019/636，第 41-44 段)。当前的行政区划调整提案面临类似的风险，除非过渡政府采取缓解措施。

19. 由阿卜杜拉耶·马伊加中校领导的国土管理和地方分权部似乎正在独自管理行政区划调整事宜。该部设立了一个内部委员会，任务是拟定行政区划调整提案草案，但委员会成员未包括武装运动签署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该委员会工作重点是 9 个新大区，⁸ 它们的地理区划需要修正以前运行的大区，特别是库利科罗、卡伊、塞古、锡卡索、莫普提、通布图、加奥和基达尔。作为协商手段，随后通过 2021 年 4 月 29 日和 30 日举行的恢复原状问题研讨会向大区一级数量有限的选定参与者介绍了该提案(见附件五)。

20. 正如所预期，修改马里现有大区 and 省份划界所涉及的政治敏感性，再加上提案制定过程中缺乏包容性，导致了抗议和反提案，包括来自加入谈判进程武装团体的抗议和反提案。⁹ 在 2021 年 5 月 18 日举行的协议监测委员会政治和体制改革小组委员会第 39 次会议上，武装运动签署方再次呼吁审议其提案，并将其纳入行政区划调整决策进程。作为回应，过渡政府承诺在发布最终提案之前考虑所有建议。¹⁰

过渡政府的指挥结构和执行《协议》的责任

21. 自 2021 年 5 月 24 日过渡政府更迭以来，军官们完全控制了执行《协议》的所有杠杆，承诺落实《协议》，并对此完全负责。有关军官领导着所有相关机构，特别是总统府、过渡立法机构(全国过渡理事会)以及和解、国防、国土管理和安全等关键部委。¹¹

22. 新过渡政府的主要行为体在《和平协议》执行方面的作用和职责有着明确分工。总统负责与执行《协议》有关的高级别政治谈判和决定。2021 年 6 月 2 日，当武装运动代表对即将任命现任总理乔盖·科卡拉·马伊加表示关切时，总统召

⁷ 此前一次行政区划调整尝试是在 2018 年由当时的国土管理和地方分权部长 Mohamed Ag Erlaf 尝试推行，他被指控试图在北部为其部族设立尽可能多的省份。他的行政区划调整提案引发了暴力抗议，特别是在加奥。

⁸ 这 9 个新大区是库蒂亚拉、基塔、尼奥诺、纳拉、迪瓦拉、布古尼、桑、杜安扎和邦贾加拉。

⁹ 有来自贡达姆、加奥、基达尔、古马拉鲁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抗议和反提案。2021 年 4 月 29 日，协调会发表一份公报，对缺乏包容性也予以谴责。

¹⁰ 协议监测委员会防务和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记录，2021 年 5 月 18 日，存档于联合国。

¹¹ 5 月 28 日，阿西米·戈伊塔上校被确认为过渡政府总统；萨迪奥·卡马拉上校再次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马利克·迪奥上校继续担任全国过渡理事会主席，全国过渡理事会是一个过渡立法机构，预期将通过必要的改革和立法；伊斯梅尔·瓦格上校再次被任命为负责民族和解的部长，负有《协议》执行工作的明确任务；阿卜杜拉耶·马伊加中校再次被任命为国土管理和地方分权部长。

集了一次高级别会议以安抚他们。此前，马伊加曾表示反对《协议》。¹² 正考虑使这种由总统主持的高级别对话和决策形式成为正式做法。

23. 总理与总统密切对话，监督和协调相关技术部委的干预举措，总统与武装运动签署方的高级代表保持定期联系。由伊斯梅尔·瓦格上校¹³ 领导的负责《和平协议》及民族和解的和解、和平与民族融合部的法定任务较为广泛，包括担任过渡政府执行《协议》和其他与和平有关的倡议的协调者。该部随后决定使马里人协商框架成为正式机制(见 S/2019/636，第 24 段)，具体规定其任务和工作方法。

24. 负责《协议》执行工作国家元首高级代表的职位保持不变，但新过渡政府尚未确定其作用。¹⁴

C.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部分以及和解、正义和人道主义部分

25. 专家小组的意见载于附件六。

D. 《协议》执行的政治和区域背景

政府助推的“重新解读《协议》”之意的含糊其辞

26. 马里历届政府迄今都未能向公众澄清“重新解读《协议》”的含义，从而为猜测和错误诠释打开了大门，包括那些对《协议》抱有敌意者的猜测和错误诠释。

27. 重新启动对《协议》某些条款的讨论的计划源于 2019 年 12 月举行的包容性全国对话。当时由布布·西塞总理领导的政府并未澄清“重新解读《协议》”的程序或实质内容。继任总理莫克塔·瓦内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提交给全国过渡理事会的政府行动计划中也纳入了对《协议》的重新解读，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专家小组收到的资料表明，过渡总统巴·恩多要求负责《协议》执行工作国家元首高级代表办公室起草重新解读《协议》的职权范围。职权范围草案随后提交总统批准，但从未向负责《和平协议》及民族和解的和解、和平与民族融合部或武装运动签署方披露。在 2021 年 3 月 4 日一次会议上，一名高级别国家官员告诉专家小组，过渡政府打算重新解读《协议》内以下要点：(a) 通过普选制选举省长；(b) 将部署至北部的重组军队的组成；(c) 北部开发区机构；(d) 33% 的资源分配给权力下放的国家机关。

28. 政府乐见“重新解读《协议》”之意的含糊其辞，反对《协议》的强硬派以此作为极端立场和行为的借口。例如，2021 年 1 月，社会和政治组织成立了反《协议》阵线，以回应 2020 年 12 月 18 日最新路线图的公布和过渡政府重新解读《协

¹² 协调会、纲领会的代表和乔盖·马伊加本人出席了阿西米·戈伊塔总统召集的会议。总统向武装运动保证，将作为新政府优先事项之一执行《协议》。

¹³ 伊斯梅尔·瓦格上校是政变领导人之一，他成为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的发言人，自那以来一直是新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¹⁴ 前任总统巴·恩多试图重振负责执行《协议》的国家元首高级代表的职位，以加强对《协议》执行情况的监督。2021 年 3 月 10 日，总统任命 Inhage Ag Mohamed 为该办公室的新负责人。

议》计划。¹⁵ 2021 年 2 月 22 日，一群人乘坐车辆和摩托车闯入基达尔省长办公室大院，取下马里国旗，取而代之以由比拉勒·阿格·谢里夫领导的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协调会)组成部分之一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协议监测委员会于 2021 年 2 月 11 日在基达尔举行会议以来，省长办公室一直悬挂着马里国旗。那次事件发生时，省长办公室由在基达尔的阿扎瓦德联合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Sécuritaire Mixte de l'Azawad)提供保护，这是一支大多由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成员领导和组成的地方协调会力量。协调会官员告诉专家小组，降下马里国旗者以总统修改《协议》的声明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以族裔为基础的民兵阻碍《协议》的执行

29. 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表明，《协议》规定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不得不修改其在马里中部的工作方法，尤其是鉴于由分别来自富拉尼和多贡部族的武装民兵把守的检查站的存在。¹⁶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检查站都是由丹南安巴萨古成员把守。¹⁷

30. 由于这些检查站，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流动小组不能像在马里北部多数大区内那样走访受害者和证人。相反，证人和受害者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旅行，接受访谈，向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提供证词。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称，一些证人和受害者不得不在检查站隐瞒身份，以防武装民兵可能进行勒索。¹⁸

31. 马里多贡族民兵团体丹南安巴萨古继续升级对平民的袭击，包括对参与族群间对话的多贡族成员的袭击。由 Youssuf Toloba 领导的该民兵团体军事分支的指挥结构包括四名协调员。¹⁹ 马里退役军官 Mamadou Goudienkilé(见 S/2020/785/Rev.1, 第 60 段)领导着政治分支，并逐渐成为这一民兵团体的对外公众人物，Yousouf Toloba 被认为越来越有争议(另见附件七)。

阿盖洛克对两个高风险既得利害关系至关重要

32. 乍得特遣队在阿盖洛克面临特别挑战，因为袭击持续不断，最近的袭击发生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和 2021 年 6 月 1 日。在专家小组近期报告中，阿盖洛克经常占据突出位置，对与《协议》执行有关的两个高风险利害关系至关重要。第一，如专家小组最近一次中期报告所示(见 S/2021/151, 第 39-46 段)，阿盖洛克处于协调会与阿尔及尔 2014 年 6 月 14 日运动纲领会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在该区域内激烈领导层竞争的中心，这场竞争导致了致命冲突，也有数次和解尝试，例如 2021 年 1 月在阿内菲斯举行的会议。第二，专家小组着重指出，阿盖洛克

¹⁵ 2021 年 3 月 2 日在巴马科与几位代表的会晤。另见 <https://lecollimateur.ma/39262>。

¹⁶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21 年 3 月和 4 月，马里。

¹⁷ 丹南安巴萨古在马里中部多个地点设有检查站，大部分设在从莫普提至邦贾加拉和杜安扎的公路上。其中一些检查站位于 Goundaka、Fiko、Tilé、DouCoumbo、Bandigara 和 Parou 桥附近。

¹⁸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21 年 3 月和 4 月，马里。

¹⁹ 邦贾加拉的 Boureima Sagara、科罗的 Amadou Ongo aiba、邦卡的 Oumar Guindo 和杜安扎的 Seydou Maiga。

是控制该区域毒品贩运的战略要地,而且受制裁个人 Ahmudou Ag Asriw(MLi.001) 目前也在该地区(见 S/2021/151, 第 44 段; 另见附件七)。

其他政治和区域背景

33. 专家小组的意见载於附件七。

三. 武装团体

34. 马里接连发生的两次政变为来自马里北部的两个不同网络创造了空间,这两个网络有时相互重叠、竞争或分享利益,它们是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和部落组织。自 2015 年签署《协议》以来,武装团体联盟逐渐分裂,自马里独立以来,传统的图阿雷格人联盟²⁰ 失去了影响力,促进了基于族裔的分裂武装团体的发展和自封的部落首领的出现。²¹

35. 一些自封的部落首领通过绕过《协议》产生的合法当局和机制,特别是大区、省和镇各级的临时当局,成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政治人物,他们有时在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和巴马科的官方或民选职务中逐渐掌握了更多职责。在这方面,利用他们的族群联系、操纵与族裔有关的武装团体以及此类战略可能导致违反停火行为成为《协议》执行方面的重大拖延因素。

部落治理

马里的传统图阿雷格首领

36. 在 Adragh 地区,伊福加斯 *aménokal*(世袭酋长)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声称与其兄弟阿塔尤·阿格·因塔拉(基达尔民间社会协调员)²² 和 Alghabass Ag Intalla(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秘书长)的活动保持明显距离。事实上,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领导的组织 Adragh 理事会对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扩张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在 2019 年 Haballa Ag Hamzatta 和 Ahmoudou Ag Asriw 领导的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分裂后,通过增选马里武装部队将军 Takny

²⁰ Pierre Boilley 或 Adib Benchérif 等一些研究人员倾向于避免使用“联盟”一词,认为这些实体是政治团体。相应地,派别可从一个政治实体转向另一个政治实体,或声称独立,这取决于派别首领或政治代表的政治利益。2016 年,马里稳定团确定约 80 个政治实体为图阿雷格部落;不过,没有估算每个政治实体所代表的人口规模。

²¹ 在马里没有正式存在的部落。但部落成为非官方的平行政治体系,自穆萨·特拉奥雷政权结束后,一直受到马里政府的拉拢,特别是通过给予部落首领在巴马科的官方任命或选举职位的手段。尽管部落的概念没有得到明确定义,但它有时相当于联盟(凯尔安泰萨尔、伊韦勒米登或 Kel Adragh)、派别(唯一得到马里行政当局承认的实体)或一种社会身份(伊莫查格或因加德)。关于阿拉伯人,存在两个主要的地理群体:通布图,那里的阿拉伯派别自称属于贝拉比什部落;加奥,那里的不同派别(包括莱姆哈尔派和马奇杜夫派)属于昆塔部落,它们已从该部落分裂出来。其他派别,如来自 In Araban(梅纳卡大区)的 Ould Chouaib 派,被认为是独立的阿拉伯人。

²² 阿塔尤·阿格·因塔拉是前世袭酋长 Attaher Ag Intalla 的第三个儿子,主管基达尔民间社会协调工作和一个地方非政府组织“萨赫勒团结组织”(SOLISA),该组织是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的执行伙伴。阿塔尤还在基达尔金矿开采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见 S/2019/636, 第 84 和 151 段; S/2020/785/Rev.1, 第 121 段)。

Ag Intikane 为 Adragh 因加德族的首领，该理事会在削弱纲领会方面发挥了特别有用的作用。²³ Adragh 理事会还在最近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²⁴ 拯救阿扎瓦德运动-查马纳马派²⁵ 和 Hassane Ag Mehdi(人称“吉米上校”)的阿扎瓦德人民阵线²⁶ 的合并中发挥了作用。

37. 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是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总统的政党马里联盟党旗下的前议员，现任全国过渡理事会第三副主席，并掌管着马里图阿雷格传统习俗首领协会，其中包括凯尔安泰萨尔(或称凯尔安萨尔)世袭酋长 Abdoul-Majid Ag Mohamed Ahmad Ag Attaher(人称 Nasser)和伊韦勒米登世袭酋长 Bajan Ag Hamatou。不过，该协会的构成一直在变动，会基于特定利益或部落外交加入其他成员。²⁷

38. 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以这种身份与其在巴马科的代表 Nasser 和他们的代表团可接触到马里最高当局和国际社会。²⁸ 马里上届总统以及过渡政府总统、²⁹ 总理和成员接见了他们。³⁰

39. 除充当接触巴马科国家官员和外交使团的把关人外，部落首领还受益于直接给予的国家资源。据总统办公室保密消息来源称，³¹ 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及其代表团所有成员在 2020 年 10 月 15 日与过渡总统巴·恩多会晤时得到了现金资助。同一消息来源向专家小组表示，近年来，特别是在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担任总统期间，这是一种常见做法。

²³ 见 S/2019/636，第 82 段；S/2020/158/Rev.1，摘要第 6 段和附件五第 8 段；S/2021/151，第 39-41 段。

²⁴ 这一进程始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在廷奥科特举行的查马纳马新世袭酋长阿卜迪·阿格·穆罕默德(人称“基尤”)的就职仪式，然后在 2020 年 8 月 13 日在阿马辛和 2021 年 3 月 20 日在廷奥科特举行的后续会议上继续，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在 Amasrakad 结束。因此，2021 年 5 月 28 日，在基达尔，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分别任命 Alla Ag Elmehdi 和“吉米上校”负责行政事务和军事/安全事务。

²⁵ 这一合并由秘书长 Alla Ag Elmehdi 推动，在查马纳马派内部并未达成共识，Alla Ag Elmehdi 的副秘书长 Assalat Ag Habi 反对合并。军事参谋长 Intalla Ag Assayid 也加入了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

²⁶ 由于合并，穆罕默德·奥斯曼的阿扎瓦德人民联盟 2021 年 4 月 20 日发表公报，声称阿扎瓦德人民阵线在 Assamed 的军事指挥官 Makoutane Ag Almansour 加入了阿扎瓦德人民联盟。

²⁷ 非常任成员名单见附件八。

²⁸ 包括阿尔及利亚、法国、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驻马里大使以及尼日尔总统(2020 年 7 月 23 日)。

²⁹ 前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前过渡总统巴·恩多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副总统阿西米·戈伊塔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及现任过渡总统阿西米·戈伊塔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接见了世袭酋长。

³⁰ 与布布·西塞总理会面，2020 年 7 月 8 日；与内阁成员会面，2020 年 10 月 11 日和 13 日。

³¹ 与专家小组的会晤，2021 年 3 月 3 日，库鲁巴宫。

40. 在建立永久战略框架以及协调会领导层最近与 El Hadj Ag Gamou 将军和解的背景下，特别注意到后者与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一起出席了阿西米·戈伊塔 2021 年 6 月 9 日接见马里北部传统习俗首领的活动。³² 专家小组还注意到，在同次会议上，纲领会/第一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甘达科伊)在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中的代表 Djibrilla Moussa Diallo 以及两名受制裁个人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和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默杜(MLi.003)也在场。

41. 上述代表团的构成，即传统领导人、自封的领导人、武装团体军事指挥官(包括前政府代理人)和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个人的混合体，令人怀疑这样一个传统领导人结盟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并质疑过渡机构的战略是否真的与过去的做法不同。

因加德内部的分裂

42. 因加德是一个由不同派别组成的社会团体，³³ 这些派别遍布马里北部，特别是基达尔、加奥和梅纳卡大区以及古尔马地区。³⁴ Gamou 将军创建并仍然掌管着一个旨在代表因加德的政治实体，即因加德及盟友最高理事会。该实体的军事分支是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Fahad Ag Almahmoud 是其正式领导人。在 Haballa Ag Hamzatta 和 Takny 将军领导、协调会和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策划的分裂之后，两个新实体也声称在军事和政治层面代表基达尔和加奥的因加德人。

43. 在古尔马地区，与因加德相关的主要部落是 Imididaghan。他们的代表是 Akli Iknane Ag Souleymane，其于 2020 年 4 月当选为昂松戈的议员，现在是全国过渡理事会的成员。他也是民解运动的高级军事指挥官，此前在利比亚。2021 年 1 月 29 日，他与 Bahmad Ag Hamada 和 Ehya Ag Mossa 一起，再次被任命为协调会古尔马区军事指挥官。³⁵

44. 据报，Bahmad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 Intahaka 被国际部队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 Alyajid Ag Matafa 和 Ahmaida Ag Babahmed。他们还与 Abdoukarim Ag Matafa 有联系，此人是 Akli 的堂兄弟，也是来自特西特的民解运动高级指挥官及其执行局成员，并自 2018 年起担任基达尔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大区局主席。

45. 正如专家小组先前报告所述，Akli Iknane 除了在协调会以及在政治和部落层面承担职能外，还在古尔马地区协调打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战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战斗由“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NIM-QDe.159)进行，并得到协调会

³² 见附件十一；在接见前，Gamou 将军和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在 2021 年 4 月 16 日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³³ 图阿雷格社会的社会结构包括伊莫查格(贵族)、因加德(臣民)、Inadan(工匠)和 Ikkan(前奴隶)。

³⁴ 根据原籍地区的不同，被视为因加德的不同部落理论上隶属于基达尔/加奥大区北部的伊福加斯部落或加奥东部/梅纳卡大区的伊韦勒米登部落，在古尔马地区享有相对自治权。

³⁵ Ehya Ag Mossa，来自因蒂里特，2019 年 12 月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叛逃到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 001/HCUA/2020 号公报。

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武装分子的支持。³⁶ 民解运动在 Ti-n-Diriguitan 的基地(特西特西南 12 公里)已成为国际部队的目标, 2017 年 11 月 10 日, 已包括 Alyajid Ag Matafa 和 Hamza Ag Abdoulmalik 在内的 8 名民解运动战斗人员因涉嫌恐怖活动而被捕。³⁷ Amoumine Ag Abdoulmalik(人称 Hamza)领导“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特西特的“菲尔卡”(“排”), 而 Hicham Ag Ehya 领导在 Iménas 附近(加奥以东 80 公里)驻扎的“菲尔卡”。³⁸ 两人都是 Imididaghan 人, 曾与 Al Mansour Ag Alkassim 有关联, Al Mansour Ag Alkassim 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古尔马北部的“卡提巴”的前领导人, 2018 年 11 月 12 日被国际部队打死(见 S/2019/636, 第 102-104 段)。

46. 在 2020 年 7 月 8 日前总理布布·西塞的会见活动中, Akli Iknane 受到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的邀请参加其代表团, 作为 Imididaghan 族的代表。³⁹ 他最近还在游说尼日尔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的随行人员, 谋求会晤。⁴⁰

凯尔安泰萨尔内部的权力斗争

47. 正如专家小组先前报告所述, 至独立前, 凯尔安泰萨尔一直被认为是通布图大区的主要图阿雷格联盟之一, 但它近年来不断丧失该大区数个图阿雷格派别的支持(见 S/2018/581, 第 94 段)。然而, 最近按部落成立的一些组织现在也面临着小派别分裂和内部争端, 导致通布图大区、特别是贡达姆省的部落和武装团体地缘政治日益两极分化。

48. 在先前的报告中, 专家小组详细说明了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的个人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默杜(MLi.003)如何得到马里国家的支持来推进其作为政治人物的生涯。穆罕默德·奥斯曼继续担任越来越多的职位, 如阿扎瓦德人民联盟这一武装团体的秘书长、协议监测委员会成员、拉扎夫-伊舍里丰派高级理事会主席和全国过渡理事会成员。此外, 专家小组收到信息称, 尽管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23 日决定采取制裁措施, 但马里政府仍继续向穆罕默德·奥斯曼提供资金支持。⁴¹

49. Mohamed Ali Ag Mattahel(人称 Doly)是拉扎夫-伊舍里丰派高级理事会前主席, 于 2020 年 1 月谴责穆罕默德·奥斯曼接管该部落组织, 并于 2020 年 6 月 7

³⁶ 见 S/2020/785/Rev.1, 第 45-46 段; 与数个保密消息来源的约谈, 巴马科和加奥, 2020 年和 2021 年; 机密文件, 2020 年 4 月 30 日。2021 年 7 月 12 日, Akli 向专家小组否认发挥这种作用。

³⁷ 见协调会 037/2017/C.C.-CD-CMA 号公报, 2017 年 11 月 10 日发布。

³⁸ Hicham Ag Ehya 是来自加奥大区 Iménas 一名 Imididaghan 派别首领的儿子, 2018 年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建立联系。

³⁹ 通布图 Imididaghan 族的代表 Alhassane Ag Assadeck 也出席了会见活动。

⁴⁰ 与尼日尔政府官员的会晤, 2021 年 5 月 24 日, 尼亚美。

⁴¹ 与马里政府官员的会晤, 2021 年 3 月 8 日和 10 日, 巴马科(另见下文第 115 段)。

日以拉扎夫-伊舍里丰部落最高首领的身份宣布将其解散。⁴² Doly 也是全国过渡理事会的成员。

50. Mohamed Ousmane 多年来一直质疑凯尔安泰萨尔世袭酋长的合法性，⁴³在贡达姆省举行立法选举期间，他在马里国家安全局支持下，于 2020 年 4 月 5 日与 Nasser 签署了联盟协议(见 [S/2020/785/Rev.1](#)，第 42 段)。

51. 事实上，Nasser 将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贡达姆成立凯尔安萨尔及盟友协调会视为对他的世袭酋长地位的一种挑战。⁴⁴ 在 Nasser 堂兄弟 Oumar Ag Hamama Cissé 领导下，凯尔安萨尔及盟友协调会在 2021 年 2 月 12 日举行了首次为期两天的代表大会。特别是，Doly、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的个人胡卡·胡卡·阿格·阿胡塞尼(MLi.005)、来自 Koyguma 的 Abdallah Ag Ahmedou 和来自勒内卜的穆罕默德·乌尔德·杰伊德出席了大会。

52. Oumar Ag Hamama 是一名马里海关官员，与 Oumarou Ag Mohamed Ibrahim Haïdara 的女儿 Rahmatou Wallet Oumarou Haïdara(人称 Kanto 或 Adi)结婚，Oumarou Ag Mohamed Ibrahim Haïdara 是马里地方当局高级理事会前主席，也是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马里促进萨赫勒生存协会)的主席。⁴⁵ Oumar 的姻亲 Mohamed Ousmane Ag Hama(人称 Mourou)和他的兄弟 Ahmad 是阿扎瓦德正义大会-加尔冈多的军事指挥官。⁴⁶

53. 除领导一个非政府组织外，Oumarou 还是马里联盟党贡达姆省的前代表，该党是易卜拉克·布巴卡尔·凯塔总统的政党。在 2020 年举行的立法选举中，他的女儿 Rahmatou 和即将离任的议员 Oumar Sididjé Traoré(人称 Gaucher 或 Papa)是贡达姆省马里联盟党的候选人。

54. 阿扎瓦德正义大会-加尔冈多和协调会显然支持 Gaucher/Rahmatou 联合政党竞选活动。据专家小组报告，2020 年 4 月 20 日，十几辆满载来自民解运动和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在 Koyguma、福伊塔和贝尔的基地的武装人员的皮卡车部署在贡达姆市中心，与守卫正在进行计票的办公大楼的马里武装部队紧张对峙(见 [S/2020/785/Rev.1](#)，第 42 段)。⁴⁷ 此前一天，Mourou 指挥的阿扎瓦德正义大会

⁴² 2020 年 6 月 9 日分发的由拉扎夫-伊舍里丰派高级理事会秘书长兼发言人 Abdallah Ag Mohamed Assaleh 签署的公报(第 01/CSKR-I/06/2020 号)对解散提出了质疑。

⁴³ 包括 2018 年组织选举持不同政见的世袭酋长(Mohamed Attaher Ag Mohamed El Mehdi Al Ansari)(见 [S/2018/581](#)，第 94 段)。

⁴⁴ 公报见附件十。

⁴⁵ 马里促进萨赫勒生存协会是当地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驻马里的人道主义机构的主要执行伙伴之一。

⁴⁶ 2020 年 12 月 10 日 Azarok Ag Inaborchad 去世后，阿扎瓦德正义大会由 Elmeye Ag Mohamedoune 领导。阿扎瓦德正义大会主要来自加尔冈多的凯尔安泰萨尔人组成。Mourou 是国民警卫队的一名中士，Ahmad 是宪兵队的一名上尉。

⁴⁷ Nasser 和穆罕默德·奥斯曼的联盟成功促成 Gaucher 和 Rahmatou 的竞争对手 Mohamed Fall Ould Mohamed 和 Mohamed Elmouloud Ag Hamada 的当选，他们是苏迈拉·西塞的共和民主联盟党的候选人。两人都在 2020 年 5 月叛离共和民主联盟，加入了总统多数派。

人员还与在埃谢尔保护投票活动的马里武装部队对峙，阻止选民进出投票站。⁴⁸ 2020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夜，阿扎瓦德正义大会与协调会在 Aboubacrine Ag Mohamed Elmokhtar(人称 Bokari Ag Intadakmar)指挥下联合起来，⁴⁹ 反对部署在 Tonka 的马里武装部队和阿扎瓦德人民联盟。据一份机密报告称，在宣布表明 Gaucher/Rahmatou 联合竞选活动失败的初步结果后，马里武装部队不得不向空中开枪，以劝阻阿扎瓦德正义大会/协调会人员闯入市长办公室并夺取投票箱。

55. 针对 2021 年 2 月举行的凯尔安萨尔及盟友协调会成立大会，Nasser 和穆罕默德·奥斯曼于 2021 年 4 月 3 日在贡达姆省组织了为期三天的族群间联合会议，以制衡凯尔安萨尔及盟友协调会领导层的政治影响力。许多地方行为体向专家小组表示，尽管这些会议的主要受众在巴马科，但当地社区领袖仍不得不表明立场，向最终仍是虚拟实体的实体宣誓效忠，在仍深受多年冲突影响的环境中造成了不必要的分歧。

通布图 Idnan 的协调

56. 正如专家小组在上一次报告(S/2021/151)中所述，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位自封的政治领导人是 Hamma Ag Mohamed。Hamma 在巴马科的马里电力公司担任主任(内部中心主任)，⁵⁰ 他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手段是从巴马科自称拥有部落头衔和建立基于族裔的空壳。

57. 2017 年，Hamma 在宣布自己是 Ikounéden(其自身派别)以及 Imididaghan 和 Kel Tich Ghayene 图阿雷格派别的协调负责人以及通布图图阿雷格传统习俗首领协调平台主席后，⁵¹ 开始在公报中介绍自己是马里图阿雷格传统习俗首领平台的秘书长，这个头衔他一直使用至 2020 年 11 月。⁵²

58. 2019 年，Hamma 宣布，他在 Assané 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指定为通布图 Idnan 的部落首领，但他未能出席此次会议。据专家小组报告，Hamma 组织并资助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在 Acharane 举办了第二次 Idnan 协调会议，在会议期间，受

⁴⁸ 机密文件，2020 年 7 月 1 日。

⁴⁹ 2020 年 7 月 29 日，根据 Alghabass Ag Intalla 的决定(第 007/2020/SG/HCUA 号决定)，将 Bokari 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开除，由 Mohamed Ahmed Ag Sabar(人称 Alfaki)接替。Bokari 是来自贝尔的图阿雷格 Kel Inagozmi 族人，此前曾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被协调会逮捕，但根据基达尔一名法官的裁决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获释。据专家小组报告，他被控绑架、勒索、暗杀、屠杀平民、劫车以及与他所在部队其他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人员一起参与了 2020 年 4 月 6 日对班巴马里武装部队基地的袭击(见 S/2020/785/Rev.1，第 47 段)。Bokari 还与胡卡·胡卡有关联，现在被怀疑与古尔马地区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勾结(在巴马科和通布图举行的会议，2020 年和 2021 年；另见 S/2020/158/Rev.1，附件五，第 4 段)。Hamma 向专家小组宣称，Bokari 的继任者 Alfaki 是凯尔安萨尔人，不对 Kel Inagozmi 族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战斗人员负责(与 Hamma Ag Mohamed 的会晤，2021 年 6 月 21 日，巴马科)。

⁵⁰ 专家小组已报告他在为基达尔采购发电机方面的作用(见 S/2021/151 第 61 段和本报告附件六)。

⁵¹ Hamma 告诉专家小组，他在 2013 年创建了这个平台，但专家小组无法找到它在 2016 年前的任何踪迹(与 Hamma Ag Mohamed 的会晤，2021 年 6 月 21 日，巴马科)。

⁵² 在其他部落首领发表公报否认给他这个头衔后，他停止使用这个头衔(见附件十一)。

制裁个人胡卡·胡卡及其亲属，即 Abdoullaye Ag Mohamed(来自 Acharane)和 Wani Ag Mohamed(来自 Essakan)，发挥了核心作用。

59. Hamma 还反对另一个 Idnan 协调会，该协调会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成立，由来自加奥大区布雷姆的 Idnan 人 Ibrahim Ag Mohamed Assaleh 领导。穆罕默德·奥斯曼在与 Nasser 联盟的框架内，于次日以拉扎夫-伊舍里丰派高级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发表了一份公报，⁵³ 支持 Assaleh 的任命。

60. 2021 年 4 月 11 日，Hamma 在他位于巴马科的家中召集了一次 Idnan 最高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他被任命为第三副主席。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民解运动军事参谋长兼协调会防务和安全委员会负责人 Mohamed Ag Najim，此外，Ahmed Ag Boya(来自加奥大区阿尔姆斯塔拉特)担任第一副主席，Magdi Ag Bohada 担任第二副主席。

61. Hamma 向专家小组表示，他的办法应被视为一种基于身份的孤立主义，需要纳入胡卡的泰特派系，以弱化凯尔安泰萨尔联盟。Hamma 还支持 Doly 和 Oumarou 的凯尔安萨尔及盟友协调会，以对抗穆罕默德·奥斯曼和 Nasser。然而，专家小组不清楚，如果不是 Hamma Ag Mohamed 的个人定位，地方社区属于一个政治实体(凯尔安泰萨尔)或另一个政治实体(Idnan)会有什么利益。

62. 胡卡·胡卡·阿格·阿胡塞尼(MLi.005)现在得到了 Hamma 的支持，Hamma 指定他为通布图大区总教法官，负责指定隶属于他的其他教法官。Hamma 还取代了穆罕默德·奥斯曼在胡卡与巴马科当局之间的接口作用。根据机密信息，Hamma 在 6 月马里司法部门释放 Wani Ag Mohamed 一事上发挥了作用，Wani Ag Mohamed 于 2021 年 2 月在 Essakan 被国际部队逮捕。然而，Hamma 驳斥了专家小组关于他为 Wani 获释起了作用的信息。他还否认支持 Bokari Ag Intadakmar，⁵⁴ 尽管他与贝尔的 Kel Inagozmi 派别保持良好关系。尽管如此，专家小组收到的机密信息显示，Bokari 在巴马科逗留期间不仅受到 Hamma 接待，而且受到摒弃穆罕默德·奥斯曼的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小分化团体领导人 Bellali Ould Cheibani 的接待。⁵⁵

勒内卜局势

63. 专家小组自 2018 年第一次报告以来，一直在监测通布图大区提莱姆西市镇勒内卜的局势(见 S/2018/581，第 94 和 123 段；S/2019/636，第 79 和 115 段；S/2020/158/Rev.1，第 9 段；S/2020/785/Rev.1，第 75-76 和 97-100 段；S/2021/151，

⁵³ 与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发言人兼全国过渡理事会成员 Attay Ag Abdallah 的会晤，2021 年 2 月 28 日，巴马科。

⁵⁴ Hamma 宣称，Bokari 在被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解职后被搁置。

⁵⁵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21 年 5 月 14 日，巴马科。Hamma 向专家小组否认在 Bokari 来巴马科时接待他。据另一保密消息来源称，Bokari 在巴马科时由 Bellali 接待(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巴马科，2021 年 6 月 21 日)。在专家小组 2021 年 2 月 28 日获得并在联合国存档的一段音频中，穆罕默德·奥斯曼威胁要对 Hamma 进行报复。Bellali 也是哈努内·乌尔德·阿里的亲戚，与被制裁个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MLi.007)(又称 Rouggy)关系密切(与 Bellali 的会晤，2021 年 3 月 8 日，巴马科)。

第 58 段)。勒内卜是一个传统的商业中心，位于通布图和毛里塔尼亚之间的主要过境点，具有战略地位。

64. 2021 年 3 月 20 日，加奥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阿运动)-纲领会在勒内卜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与贝尔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⁵⁶和联合声明。⁵⁷ 由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和哈努内·乌尔德·阿里率领的 70 多辆皮卡车从加奥大区前往勒内卜参加会议。协调会方面出席会议的是陶代尼大区当局第一副主席兼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革命委员会主席 Dina Ould Deya。⁵⁸

65. 尽管协调会和纲领会达成了新的协议，但 2021 年 6 月 13 日勒内卜遭到另一次袭击。专家小组获得的视频片段显示乌拉德·伊奇派阿运动-纲领会民兵在保卫他们在勒内卜的军事阵地，包括在一个用来收税的地方。视频显示居民户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表明平民的生命受到袭击的威胁。⁵⁹ 专家小组在通布图收集的报告显示，袭击者是托尔穆兹协调会民兵，来自勒内卜以北 12 公里一个被称为 Hassi Hakhmar 的地点，⁶⁰ 陶代尼大区区长顾问兼勒内卜市长 Baba Ould Sidi Mohamed 本人在事件发生时就在该地区。⁶¹

66. 专家小组认为，勒内卜的冲突主要是政治性的，冲突一方是 Idelba 族群支持的与哈努内·乌尔德·阿里和 Ahmed Ould Sidi Mohamed(人称 Boda)的阿运动-纲领会有关联的乌拉德·伊奇团体，另一方是托尔穆兹，一个历来与协调会有关联的阿拉伯族裔群体。专家小组认为，托尔穆兹领导人一直以族群间理由为借口，试图逃避违反《协议》让协调会开展敌对行动的责任，否则这可能导致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个人，安理会在关于马里的第 2458(2021)号决议序言部分第 13 段中回顾了这一点。

⁵⁶ 由哈努内·乌尔德·阿里(代表阿运动-纲领会)和 Dina Ould Deya(代表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签署。

⁵⁷ 由纲领会在勒内卜的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乌尔德·杰伊德和来自贝尔的协调会地区军事参谋长侯赛因·乌尔德·莫克塔尔(人称古兰)签署。

⁵⁸ Dina 是 Oulad Idriss 派，与古兰和乌尔德·西达蒂都是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的创始人，古兰和乌尔德·西达蒂都是乌拉德·加纳姆派(见 S/2020/785/Rev.1，第 57 和 99 段)。据 2021 年 5 月 14 日在巴马科会晤的保密消息来源称，乌尔德·西达蒂据称拒绝出席并祝福在勒内卜举行的阿运动-纲领会会议。Dina 否认了这一点，称乌尔德·西达蒂从未考虑前来，因为 Dina 本人计划参加(与 Dina 的会晤，通布图，2021 年 6 月 12 日)。

⁵⁹ 视频已在联合国存档。

⁶⁰ 2020 年 8 月 2 日，托尔穆兹民兵在 Hassi Hakhmar 遭到乌拉德·伊奇派阿运动-纲领会战斗人员的袭击。据托尔穆兹领导人 Mohamed Sidi Ould Mohamed 称，7 名托尔穆兹民兵被打死，袭击者抢走了一辆安装有 PKM 机枪的车辆。据称，这次报复性袭击是为了报复 2020 年 7 月 23 日杀害 7 名乌拉德·伊奇族平民事件(机密文件，2021 年 6 月 12 日)。

⁶¹ Baba 是前部长和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现任主席扎哈比·乌尔德·西迪·穆罕默德以及贡达姆前议员 Mohamed 的兄弟(在通布图的会晤，202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Baba 声称，袭击是托尔穆兹青年自行行事。

67. 马里稳定团 2021 年 6 月 21 日启动了新的调解进程，⁶² 此前，自 2019 年以来，马里、毛里塔尼亚、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和受制裁个人胡卡·胡卡开展了一系列举措，但均以失败告终。在此框架下咨询的地方行为体证实了冲突的政治性质，确认下列利益攸关方是唯一能够结束勒内卜冲突的人：⁶³ 托尔穆兹方面的 Baba 和扎哈比·乌尔德·西迪·穆罕默德，以及乌拉德·伊奇方面的 Boda 和 Mohamed Ould Sidi Mohamed Ahmed。⁶⁴

西迪·易卜拉欣·乌尔德·西达提遇刺

68. 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秘书长遇刺事件发生在马里北部非常特殊的背景下。这一背景除其他外，包括争夺勒内卜控制权的冲突、指定陶代尼大区临时当局的问题、加奥和通布图阿拉伯社区之间以及通布图阿拉伯社区内部的治理问题、在贝尔马里稳定团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以及协调会在通布图大区的持续扩张。

69. 专家小组将继续跟进马里司法当局启动的调查，以及声称已启动内部审查程序的协调会的行动。

四. 有组织犯罪

A. 毒品贩运

马里和更广泛萨赫勒地区的缉获情况和贩运趋势

70. 近年来在马里缉获的毒品限于经由马里南部运往塞内加尔的加纳大麻药草(即大麻烟)，不过，在专家小组当前任务期间，马里当局缉获了数量空前的超过 5 吨的大麻脂(即印度大麻脂)。这些大麻脂是打算通过马里北部贩运到利比亚，为武装团体提供可能的资金。

7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广泛萨赫勒地区的缉获情况和贩运趋势，最大一次区域大麻脂缉获行动发生在尼亚美，禁毒当局查货了 17 吨通过贝宁科托努港口和洛美港口入境的可能来自黎巴嫩的大麻脂。经尼日尔通过萨赫勒地区贩运经由西非港口运输的黎巴嫩大麻脂是一种全新现象。

72. 不能排除经马里贩运黎巴嫩大麻脂的可能性。2020 年 12 月 19 日，马里当局缉获了 300 包大麻，其中既有大麻烟，也有大麻脂。很可能也会利用负责贩运大麻烟的网络，通过西非港口把大麻脂带入巴马科，然后这两类大麻制品分道扬镳。

73. 摩洛哥仍是陆路途经马里的大麻脂的主要来源地。在巴马科两次主要缉获行动中的一次(10 800 包，总重达一吨)，几乎可以肯定来源地是摩洛哥。⁶⁵ 专家小

⁶² 同一天，据称协调会托尔穆兹民兵阻止商人进出每周一次的市场，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份未签署的公报，称托尔穆兹已宣布勒内卜为战区，直至控制该地区的“帮派”离开此地。

⁶³ 机密文件，2021 年 6 月 21 日。

⁶⁴ Mohamed Ould Sidi Mohamed Ahmed 是巴马科的一名退役军官。

⁶⁵ 缉获量约是 3 吨货物的三分之一，加奥和通布图相互竞争的阿拉伯网络之间就此竞相争夺，这些网络分别与 Sherif Ould Taher 和 Hussein Ould Ghaname/Khanam(别名 Guigoz)有关(见

组还可监测到一支皮卡车贩毒车队，可能运载的是大麻脂，其既定路线是从毛里塔尼亚北部出发，经马里北部陶代尼大区进入阿尔及利亚或尼日尔(见下文第 84-85 段)。

74. 虽然用皮卡车队通过马里最北部贩运大麻脂的活动似乎仍在继续，但使用普通运输车辆经盖尔盖拉特在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之间并在陶代尼以南进入马里的贩运大麻脂流动可能已被切断，这是因为 2020 年 11 月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封锁了途径该边境镇的公路运输，以及随后摩洛哥军队短暂进驻。⁶⁶ 2020 年 12 月 23 日，摩洛哥当局据报在盖尔盖拉特缉获了两吨多大麻脂。⁶⁷

75. 由于 2018 年在尼亚美开展的缉获和逮捕行动(见 S/2020/785/Rev.1, 第 77 段)⁶⁸ 以及随后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的个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MLi.007)(又称 Rouggy)受到联合国制裁，大麻脂贩运活动受到进一步扰乱。参与大麻脂贩运的内部知情人称其摩洛哥同行正在寻找尼日尔的替代网络，可能完全避开马里。⁶⁹

76. 除了缉获的大麻脂，在巴马科缉获的可卡因也有所上升，2021 年上半年期间，在巴马科国际机场从两个所谓的毒骡子身上缴获了近 5 公斤可卡因。马里人还参与了两起重大的来自拉丁美洲的可卡因贩运活动，这些可卡因在冈比亚港口和科特迪瓦阿比让港口被查获，但没有资料表明贩运者打算通过马里或更广泛萨赫勒地区进行后续陆路运输(见附件十三)。

77. 专家小组不认为马里缉获量的增加表明贩运活动在 2020 年 8 月政变后变得如一些评论员所言那样更加猖獗。⁷⁰ 相反，根据上述情况，预计通过马里北部的贩运活动将陷入停滞。传闻证据表明，国家安全人员的参与受阻，使缉获得以进行，因为那些被免职者不太能够保护相关的贩运者。

马里与在尼亚美缉获的毒品和被捕人员的关系

78. 3 月 2 日，尼日尔禁毒当局在尼亚美 Kalley 街区一个仓库中查获了 17 吨大麻脂(即印度大麻脂)。大麻脂被藏在据称装着塑料扎袋的箱子里，上面有水果标

S/2020/785/Rev.1, 第 83 和 94 段)。前者在挟持了一名与供应商有联系的摩洛哥国民后，最终在其兄弟 Ahmed 和一名阿尔及利亚国民 Fethi Benyadi 的协助下将货物运走(官方消息来源(保密)，2020 年 12 月 14 日；在加奥和巴马科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21 年 5 月)。

⁶⁶ 另见 Alessandro Ford, “Hashish and hatred: the desert conflict in Western Sahara”, 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2021 年 3 月 26 日。

⁶⁷ “El Guerguerat: saisie de plus de 2 tonnes de haschisch, un quinquagénaire interpellé”, le 360 网站，2020 年 12 月 24 日。

⁶⁸ 贩运行动头目 Sid’Ahmed Ben Kazou Moulati(别名 Zaneylou)和 Khalef Elmehri 分别于 2021 年 4 月和 5 月获释，他们被判五年徒刑。两人经加奥分别前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⁶⁹ 官方消息来源(保密)，2021 年 5 月 25 日。

⁷⁰ Paul Lorgeterie, “Le Mali, pays de transit de la drogue vers l’Europe”, 德国之声，2021 年 6 月 21 日。

记。⁷¹ 在从仓库查获的货品的提单中，尼日尔禁毒当局获得了更多运输数据，并断定据称运输毒品的集装箱在 10 月 12 日离开贝鲁特，以便在 11 月 9 日抵达洛美，并于 2020 年 12 月初抵达尼亚美。

79. 然而，该集装箱的货运代理表示，他曾在科托努提取了一个类似的集装箱，由同一家黎巴嫩公司发货，货物内容相同，而且两次都是代表总部设在尼亚美的公司 Establishment Moubarak 一个名叫 Elh Saley 的人。⁷² 这使得尼日尔禁毒当局断定，曾有两批货物发送，从仓库中查获的毒品可能来自第二个集装箱，该集装箱于 12 月 26 日离开贝鲁特前往科托努。到查获时，途径洛美的集装箱内的物品可能已离开仓库并被运往北方。⁷³

80. 尼日尔当局逮捕了 14 名涉嫌参与交易的人：12 名尼日尔国民和 2 名阿尔及利亚人。两名据称为交易来到尼亚美的利比亚人逃离了该国。⁷⁴ 被捕的最著名的人是 Ghoumour Itouwa Bidika。专家小组在上次最后报告(见 S/2020/785/Rev.1，第 86 和 102 段)中报告此人参与了 2018 年 3 月在尼亚美的大麻脂交易以及 2020 年 6 月 9 日在尼日尔和马里(塔马莱特以北)之间的一次大麻脂运输车队行动。

81. 虽然马里参与上述据称为黎巴嫩大麻脂的运输活动的情况尚未得到证实，但专家小组获得的证据表明，Bidika 的网络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一名有影响力的军事官员 Moussa Tiliche 合作，于 2021 年 2 月将数百包大麻脂从马里运往尼日尔。⁷⁵

82. Moussa Tiliche 负责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在古尔马地区的行动，隶属于马里武装部队第 8 联合作战小组(陆军各兵种战术群)，对编入重组后的马里军队的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战斗人员具有影响力。4 月 29 日，Tiliche 出席了在塞古为 422 名前战斗人员举行的整编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各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代表以及民族和解部长伊斯梅尔·瓦格。⁷⁶

83. 2020 年底，专家小组得知 Tiliche 参与了 2020 年 9 月 7 日从马里梅纳卡大区进入尼日尔的一次大麻脂车队运输行动。Tiliche 向专家小组否认他参与了车队运输行动，并解释说当时在该地区是因为参与了搜寻 2018 年 4 月在蒂拉贝里被扣为人质的德国援助工作者 Jörg Lange 的行动。⁷⁷ Tiliche 否认与 Bidika 进行过

⁷¹ 箱子的照片见附件十四。

⁷² 与货运代理的电话通信，2021 年 5 月 19 日。

⁷³ 这一发现对 Alice Fereday 和 Matt Herbert 的一份有争议的报告“Strange days for hashish trafficking in Niger”提出了质疑，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全球倡议，2021 年 5 月 11 日。详情见附件十五。

⁷⁴ Elh Saley(见上文第 79 段)仍然在逃。

⁷⁵ 官方消息来源(保密)，2021 年 6 月 1 日。

⁷⁶ Moussa Tiliche 在仪式上的照片见附件十六。

⁷⁷ 与 Moussa Tiliche 的会晤，巴马科，2021 年 5 月 20 日。据 Tiliche 称，在行动中，加奥重组部队一名营长 Mohamed Lamine Ag Kilita 指派的车辆被土匪盗窃并开过边境，不得不将其追回。

毒品交易或就此类交易与其进行过接触，但承认两人在 2019 年或 2020 年曾就其他事项进行过联系。⁷⁸

与毛里塔尼亚有关的大麻脂贩运调查

84. 除了 2021 年 6 月下旬在努瓦克肖特缉获一吨摩洛哥大麻外，⁷⁹ 据专家小组所知，没有发生以前报告的对经北部进入马里的车队进行的重大拦截。专家小组获悉，2021 年 6 月 11 日，一支由 13 辆车组成的可疑车队从毛里塔尼亚进入马里。⁸⁰

85. 在该车队过境三天前，一名马里贩毒嫌疑人(其姓名尚待核实)往返于巴马科和努瓦克肖特之间。他被指控的同伙也经常前往毛里塔尼亚，可以确认该同伙是 Hamou Ould Baba，属于来自乌尔西/布杰贝哈的贝拉比什阿拉伯人 Ahl Abdelhai 派。后者据称管理着一支贩毒车队，该车队 2020 年 12 月中旬在阿盖洛克附近与一群竞争对手发生冲突，据报造成 2 人死亡，8 人受伤，⁸¹ 伤者中包括 Ould Baba。⁸²

86. 在编写本报告时，专家小组正在等待毛里塔尼亚对 2021 年 6 月 9 日发出的提供信息请求的答复，以核实并更多地了解据称 Sidi Hamidouche(别名 Alito)获释的情况，此人因贩毒于 2017 年 7 月被捕。在区域燃料运输中攫取大量财富后，莱姆哈尔族阿拉伯社区知名人士已前往毛里塔尼亚，恳求释放 Alito，并随后重新建立商业关系。⁸³

B.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数字和趋势

87. 专家小组关于通布图、加奥和梅纳卡大区的意见载于附件十六.B。

偷运移民网络、强迫劳动和性暴力⁸⁴

88. 在通布图，偷运移民人员 Mamadou Niakate(别名 Tyson)被控敲诈勒索。此前，三名塞拉利昂移民和两名塞内加尔移民向警察报案，称遭到该人关押，后设法逃脱。⁸⁵ Niakate 也涉嫌参与贩运武器和麻醉品，⁸⁶ 是 2018 年 2 月在加奥被捕的 9

⁷⁸ 对 Moussa Tiliche 的电话访谈，2021 年 7 月 6 日。

⁷⁹ “L’effet dévastateur d’El Guerguerat sur la Mauritanie”，马格里布在线，2021 年 6 月 26 日。

⁸⁰ 官方消息来源(保密)，2021 年 6 月 14 日。

⁸¹ 见 <https://mobile.twitter.com/Amajagh/status/1338840248571338754>。

⁸²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21 年 5 月，加奥和巴马科。

⁸³ 与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代表的会晤，2021 年 5 月，加奥和巴马科；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21 年 5 月 12 日，巴马科。

⁸⁴ 本节所述案件敏感，消息来源需予保护，因此，专家小组不提供太多细节。

⁸⁵ 机密报告，2020 年 11 月 11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的往来信函，2021 年 7 月 3 日。

⁸⁶ 机密报告，2018 年 2 月 17 日。

名偷运移民人员之一(见 S/2018/581, 第 139 段)。据称, Niakate 于 2021 年 6 月底在加奥再次被捕。⁸⁷

89. 关于基达尔, 专家小组获悉有人在尼日尔和利比亚边界与某几内亚国民搭讪, 说保证安排他到矿场工作赚钱, 这样他就能继续旅途;⁸⁸ 然后, 把他与另外几名移民一起送回马里, 关在泰萨利和基达尔之间的一个矿场, 强迫他们劳动, 但不为他们提供基本服务, 之后把他们扔下, 没有支付任何报酬。⁸⁹ 该几内亚国民的一名同伴在前往基达尔的途中丧生。

针对女性移民实施的性暴力

90. 除了 Baye Coulibaly(见 S/2020/785/Rev.1, 第 104-106 段), 偷运移民团伙的另一关键人物也在加奥浮出水面, 掌控着一个人口贩运网络。Siaka Diarra 是马里国民, 与两名几内亚联络员相互配合。一个在塞瓦雷, 名叫 Amadou Diallo; 另一个在提米奥温, 绰号 Rougeot。⁹⁰ 这个网络主要瞄准来自西非法语国家(多是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的移民, 把移民像囚犯一样关在提米奥温的一处房屋, 向他们索要额外报酬, 对妇女实施性虐待。⁹¹

91. 近几个月来, 有个单独的偷运移民网络在加奥扎根, 牵涉到尼日利亚国民, 在加奥 Aljanabansa 居民区(第四区)一家名为“英雄”的酒吧为据点运转。⁹² 这个网络侧重于来自西非英语国家的移民, 包括尼日利亚人、利比里亚人和塞拉利昂人。里面有尼日利亚妇女在加奥开妓院, 据称强迫女性移民卖淫。

92. 专家小组还获悉, 有对图阿雷格族夫妇来自基达尔, 住在加奥的 Château 居民区, 被控于 2020 年违背两名科特迪瓦女孩的意愿将之关在家中。男方被控实施性虐待。受害者后来逃往基达尔。女方因胁迫从犯罪被暂时羁押。⁹³

⁸⁷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往来信函, 2021 年 6 月 30 日。

⁸⁸ 对秘密消息人士的电话访谈, 2021 年 5 月 22 日。

⁸⁹ 该人指的可能是 Abanco、Indarset、Egharghar 这几个邻近地点之一, 它们均被“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渗透。例如, 专家小组获悉, 前武器经销商 Hamma Ag Mossa 曾涉足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民解运动), 现加入“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控制着 Indarset。AG Mossa 是 2013 年签发的逮捕证上的被逮捕人之一。同年, 作为瓦加杜古初步协议的一部分内容, 撤销了逮捕证。

⁹⁰ Rougeot 可能是“Rasta”的接班人。后者是专家小组以前发现的另一名几内亚人, 据称在提米奥温违背移民意愿扣留移民(见 S/2018/581, 第 142 段)。据说 Rasta 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刑两年。Rasta 与另一名臭名昭著的偷运移民人员 Yaya Koné 合作。Yaya Koné 是科特迪瓦人, 也以提米奥温为据点, 可能是同一网络的成员。

⁹¹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往来信函, 2021 年 3 月。与马里司法主管部门的往来信函, 2021 年 3 月。

⁹²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议和往来信函, 2021 年 5 月和 6 月。

⁹³ 会见地方主管部门, 2021 年 3 月 10 日, 加奥。

武装团体追回移民

93. 专家小组在近期访问马里期间，了解到《协议》签署方参与实施了一个项目，⁹⁴ 通过加强地方当局管控国土和边界的能力，铲除偷运移民现象。项目由马里侨务和非洲一体化部长阿尔哈姆杜·阿格·伊林设想，2021 年 2 月初在罗马向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进行介绍。当时，协调会、纲领会亲加穆派和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领导人也在场。⁹⁵

94. 5 月 6 日，阿格·伊林和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路易吉·迪马约签署了关于控制移民流动的联合声明。意大利将为项目提供支持，国际移民组织将予以实施。⁹⁶ 在本报告撰写时，尚未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也没有按照约定提供上述财政资源。⁹⁷

95. 马里主管部门、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的代表、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的代表告诉专家小组，在项目中，上述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于 2021 年 3 月从梅纳卡和加奥大区的贩运人口或偷运移民网络追回了 251 名移民，⁹⁸ 交由相关国家服务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照管。⁹⁹ 其中，65 名移民、包括 12 名孤身儿童表示希望遣返。

96. 据加奥的民间社会行为体和武装团体代表称，多数人不愿遣返，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移民工人包括手工采矿者，无意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地方。¹⁰⁰

97. 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秘书长阿尔哈巴斯·阿格·因塔拉在罗马参加了初步讨论。不过，协调会没有从基达尔追回任何移民，虽然协调会战斗人员在这一大区占据主要力量，有能力从事此项工作。协调会的一名代表向专家小组解释说，需要找到比追回移民工人更长久的解决办法，许多移民工人在被追回后立刻重操旧业。¹⁰¹ 其他方面则认为，协调会之所以不愿遣返移民，是因为基达尔的金矿需要移民工人。¹⁰²

⁹⁴ 项目题为“支持马里减少非正常移民并实现稳定项目”(Projet d'appui à la réduction des migrations irrégulières et à la stabilisation au Mali)。

⁹⁵ Alghabass Ag Intalla, 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 Moussa Ag Acharatoumane, 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 El Hadj Ag Gamou 和 Mohamed Ag Acherif,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

⁹⁶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书面信函, 2021 年 6 月 29 日收讫, 系对专家小组 2021 年 6 月 4 日信函的回复。

⁹⁷ 同上。

⁹⁸ 对加奥大区民防局局长的电话访谈, 2021 年 5 月 14 日; 在巴马科与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代表会晤, 2021 年 4 月-5 月。

⁹⁹ 关于他们抵达加奥的视频影像, 见附件十七。

¹⁰⁰ 2021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加奥会见民间社会和武装团体秘密代表。

¹⁰¹ 2021 年 6 月 16 日在巴马科会见协调会代表。

¹⁰² 2021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加奥会见民间社会和武装团体秘密代表。

C. 手工采金

98. 手工采矿在马里北部继续蓬勃发展，加奥、基达尔和通布图大区到处都有新开的矿场，通常位于十分偏远的地方。武装团体设法在一定程度上管控某些矿场，尤其是因塔哈卡西北 20 公里处的北因蒂里特，但这并不能杜绝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的渗透(见下文第 140 段)。

99. 与专家小组在之前一次报告(S/2021/151，第 57 段)中得出的结论一样，古尔马地区的手工矿场是协调会扩张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军事参谋长阿查圭·阿格·布哈达率领一支宣传团于 2021 年 2 月从基达尔出发，首先前往因塔哈卡。¹⁰³ 任务结束后，协调会为古尔马地区建起了一个军事区，由 Akli Ikane Ag Souleymane 指挥(见上文第 43 段)。2 月 27 日，Ag Souleymane 的手下在距离因塔哈卡约 5 公里一个名为 Amastrakad 的矿场设立军事检查站，以便出入矿场。设检查站一事没有经过宣布，在马里武装部队巡逻人员经过时引发混淆。马里武装部队下令拆除，之后，协调会战斗人员撤离该地，但却在附近远离公路的地方扎营。

100. 尽管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亲加穆派的部队以多罗为据点行动，向因塔哈卡北部的矿场派驻了人员，¹⁰⁴ 但协调会是主导力量。其协调工作由阿塔卡·阿格·穆罕默德·优素福掌管。¹⁰⁵ 此人曾是警务督察，从民解运动转投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后成为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亲哈巴拉派成员。现在，可以认为亲哈巴拉派是协调会的代理人。¹⁰⁶

101. 2020 年，巴马科一家精炼厂试图在尼日尔河南岸靠近加奥的一个地方——卡吉安装冶炼设施，从因塔哈卡的矿化砾石中提取砂金，然后在巴马科对砂金进行精炼铸成金条。这个项目被放弃，一是因为运输成本高，二是因为武装团体强迫因塔哈卡周围的原住居民不要反对在当地使用汞和氰化物选矿，从而增加武装团体非法征税的机会。在矿场就地选矿似乎更具成本效益。¹⁰⁷ 关于因塔哈卡矿场的人道主义状况，更多信息见下文第 140-147 段。

¹⁰³ 任务令见附件十八。上面没有注明因塔哈卡，但宣传团到加奥后，直接前往因塔哈卡，用两天时间返回加奥，接着继续前往福戈、班巴和特梅拉。宣传团结束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亲哈巴拉派在特梅拉和 Sobori 增设了两个哨所。Sobori 的哨所被撤，原因是当地居民认为交通税过高。

¹⁰⁴ 在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的威胁下，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在这一地区的许多成员于 2018 年转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见 S/2018/581，第 101-107 段)。

¹⁰⁵ 阿塔卡·阿格·穆罕默德·优素福系古尔马拉鲁省议会前主席穆罕默德·优素福·阿格·加勒塞之子(另见 S/2018/581，第 103 段)。

¹⁰⁶ 但协调会在古尔马地区的领导层却认为， he 现在是亲加穆派(2021 年 7 月 6 日通信)。

¹⁰⁷ 因塔哈卡附近正在施工的砾石洗涤池的图片见附件十九。

D. 非法卷烟贸易和贩运

非法白皮烟的流动情况

102. 专家小组之前曾提醒要注意几种品牌的卷烟以不正规的方式从贝宁、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多哥过境并再出口，非法进入马里北部。¹⁰⁸ 合法生产的品牌(大多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继续涌入这一地区，进口商在过境时先申报，之后进行再出口。这些卷烟从未在任何目的国落地，用于合法销售，而是进入非法流通。这种卷烟算是“非法白皮烟”。

103. 上述国家的商务部为防止进口卷烟沦为非法白皮烟颁布了法令，规定凡是没有粘贴既定目的国标签的卷烟一律没收，但是海关主管部门极少予以执行，通常都是置之不理。

雅致牌卷烟

104. 专家小组在调查过“美国传奇”、¹⁰⁹ “豪利时”、“金印”、“Yes”和“皇家商务”等品牌之后，又调查了一种新的非法白皮烟品牌——“雅致”。这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幼发拉底烟草公司的产品。2020年9月和10月，400箱非法卷烟途经加纳特马进入加奥，然后进入尼亚美。¹¹⁰ 幼发拉底烟草公司出示过一张提单，上面显示2021年1月10日向尼日尔的全球烟草公司发运了1000箱卷烟。¹¹¹ 幼发拉底烟草公司代表声称无法查询早先经由同一路线运往同一公司的货物的提货单，而且不回答公司是否于2020年向尼日尔出口过任何货物的问题。¹¹²

105. 尼日尔海关官员向专家小组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烟草公司进口了400箱货物，推测是“雅致”牌卷烟。全球烟草公司得到的授权是从尼日尔过境运输卷烟，而不是向尼日尔出口卷烟(见附件二十)。专家小组索要信息，但该公司没有回应。在加奥发现的“雅致”卷烟与没有获准在马里出售、受到专家小组调查的其他品牌一样，不带任何具体国家的标签。¹¹³

106. 专家小组确认，非法进入马里的卷烟牵涉到全球烟草公司进口的400箱卷烟，因为幼发拉底烟草公司在答复中提到，阿米拉国际公司由 Oumar Aboubakar

¹⁰⁸ 这些品牌从一个或多个国家过境，违反了相关过境和再出口规定，即按照申报的目的国在卷烟包装上粘贴标签。“美国传奇”是希腊卡莱利亚烟草公司的产品，由同一家公司出口。“豪利时”、“金印”由东方烟草公司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而“Yes”和“皇家商务”分别由视界烟草公司和独立烟草公司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

¹⁰⁹ 7月13日，Petacynic 尼日尔公司代表兼 Agdal 公司董事向专家小组否认曾买卖豪利时牌卷烟，确认 Petacynic 尼日尔公司从未收到以其名义发运的卷烟集装箱(见 S/2020/785/Rev.1, 第111和118段)。

¹¹⁰ 与尼亚美行业运营商的往来信函，2021年5月25日；与加奥地方主管部门的往来信函，2021年5月30日。

¹¹¹ 2021年5月27日，收到幼发拉底烟草公司对专家小组2021年5月14日公函的答复。

¹¹² 2021年5月27日、6月7日和6月8日与幼发拉底烟草公司代表的往来信函。

¹¹³ 照片见附件二十一。灯光版系某目击者向专家小组展示的照片，呈现了2020年9月在尼亚美卸货的情景。

经营，为幼发拉底烟草公司提供顾问服务，就西非区域各地的商机向幼发拉底烟草公司出具咨询意见。专家小组从马里和尼日尔的其他行业消息人士了解到，Oumar Aboubakar 通过一名马里贸易商在加奥为全球烟草公司找到了两个客户，作为销售对象。¹¹⁴

107. 2020 年 12 月以来，专家小组和加奥地方主管部门开展了调查。此举似乎打消了在马里非法销售雅致牌卷烟的进一步企图。没有迹象表明，2021 年 1 月运往尼日尔的 1 000 箱货物中有任何一箱最终流入马里市场。尽管如此，如果尼日尔主管部门依照 2017 年 6 月 2 日就此出台的法令，没收拟于落地后再出口的无标卷烟，也就根本不会发生卷烟非法流入马里的问题。

美国传奇牌卷烟

108. 关于专家小组在以往报告中所说的美国传奇牌卷烟案，最新讨论情况见附件二十二。

抢劫合法品牌

109. 4 月 16 日，一辆载有 350 箱合法登喜路牌卷烟¹¹⁵ 的货车由 40 辆摩托车随行，从巴马科出发，经过因塔哈卡后，在距离加奥中心地带约 45 公里处遇袭并遭到抢劫(见上文第 99 段)。¹¹⁶ 据目击者陈述，至少有 9 辆皮卡带着货物朝两个方向行驶——因塔哈卡和因蒂里特。¹¹⁷ 此次袭击史无前例，因为这条路线上活动的土匪通常不抢劫，而是扣押卡车和司机作为人质，以换取赎金。

110. 据各签约方的代表称，实施此次袭击的犯罪分子隶属古尔马地区的协调会军区。¹¹⁸ 袭击发生后，Ali Bady Maïga(见 [S/2020/785/Rev.1](#)，第 54 段)作为加奥协调框架的领导人，与包括协调会在内的不同签署方团体会面，寻找解决办法。之后，一些被抢物品交还给了物主。¹¹⁹

111. 卡车遭抢四天后，武装土匪在 4 月 19 日至 20 日晚洗劫并纵火焚烧了国家烟草和火柴公司储藏室。巴马科的国家烟草和火柴公司间接向由于加奥卡车劫案

¹¹⁴ 专家小组请求在尼亚美与 Oumar Aboubakar 见面，后者要求向其公司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以书面形式就雅致牌卷烟的轨迹提出的问题。在本报告编写时，专家小组的信件仍未得到回复(2021 年 5 月 27 日往来信函)。

¹¹⁵ 其中很大一部分(250 盒)是巴马科 SODIBAF 公司设在加奥的一家批发店下的订单，SODIBAF 也是国家烟草和火柴公司的经销商，还是马里独家卷烟进口商。

¹¹⁶ 被抢卡车的照片见附件二十三。

¹¹⁷ 2021 年 3 月和 5 月在加奥会见贸易商和民间社会成员。

¹¹⁸ 2021 年 5 月和 6 月在加奥和巴马科会见马里武装部队、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和协调会的代表。根据协调会公报，协调会古尔马军区二把手 Ag Hamada(见上文第 43 段)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被国际部队逮捕。2021 年 7 月 12 日，协调会指挥官 Akli Ikane 向专家小组否认其手下参与抢劫袭击。

¹¹⁹ 2021 年 3 月和 5 月在加奥会见贸易商和民间社会成员。

而丢失货物的贸易商供货(见上文第 109 段)。¹²⁰ 这起事件与 2018 年 7 月 12 日至 13 日晚发生的一起抢劫袭击案相似。那次抢劫袭击发生前,有人于 2018 年 7 月 1 日在拉贝赞加扣押了美国传奇牌卷烟,而煽动实施这一行为的是 Albashar Soumaguel Maïga,他在当时下了订单(见 S/2019/636,第 126 段)。虽然抢劫卡车和储藏室之间的关联尚不明确,而且后一案件的罪魁祸首不详,但是应当指出,被抢卡车同样也属于 Albashar Soumaguel Maïga。¹²¹

E. 实施资产冻结和执行旅行禁令

112. 2020 年 6 月 12 日和 12 月 16 日,专家小组去函询问经安全理事会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核准对五个人实施的资产冻结情况。2021 年 4 月 1 日,马里政府给出答复。三个所涉账户在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MLi.007)名下,显示有小额转账和账户余额。此外,还查出一个账户。该账户属于 Tilemsi 控股公司,25%的权益为迈赫里持有。由于没有达到 50%的门槛,所以未予冻结。¹²²

113. 专家小组进一步直接询问有关银行,了解关于账户上资金流动的更多详情,发现政府提供的信息有两个重大差异。首先,查出的账户中有一个不属于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迈赫里,而属于另一名受制裁个人迈赫里·西迪·阿马尔·本·达哈(MLi.006),别名约罗。¹²³ 其次,Tilemsi 控股公司账户的借记和信贷交易接近 7 200 万非洲法郎(13.2 万美元),其中有一笔大额现金存款,数额达 2 300 万非洲法郎(41 602 美元),由迈赫里在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存入。马里政府在回函中提到,借记和贷记交易分别只有 52 826 非洲法郎(95 美元)和 85 850 非洲法郎(155 美元)。

114. 政府回函中虽未提及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的姓名,但其本人告诉专家小组自己在巴马科的非洲银行有一个账户。¹²⁴ 乌尔德·马塔利于 2021 年 3 月被任命为全国过渡理事会主席特别顾问,声称自上任以来未收到任何报酬,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几乎耗尽。2020 年 10 月违反旅行禁令前往毛里塔尼亚一事已得到毛里塔尼亚主管部门的确认(见 S/2021/151,第 10-11 段),但乌尔德·马塔利向专家小组否认曾经外出旅行。¹²⁵

115. 专家小组还根据在最近一次报告(见 S/2021/151,第 14-15 段)中报送的信息,要求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提供更多资料。学会秘书长确认,穆罕默德·奥斯

¹²⁰ 储藏室的照片见附件十二。

¹²¹ 与加奥贸易业内人士和地方主管部门代表的往来信函,2021 年 5 月。

¹²² 在美国和欧洲联盟的管辖区适用,可以为世界各地的银行提供参考。

¹²³ 2020 年 2 月 9 日被杀(见 S/2020/158/Rev.1,第 74 段)。2020 年 3 月 18 日,专家小组在给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信尾巴添加附件,转递约罗的死亡证明复印件,以供采取适当行动。但是,在本报告编写时,该人尚未除名。

¹²⁴ 2021 年 6 月 17 日在巴马科见面。

¹²⁵ 同上。

曼·阿格·穆罕梅东(MLi.003)出席了学会与当地合作伙伴——马里党际对话与民主中心联合举办的讲习班，而且学会直接向穆罕默德·奥斯曼支付了当地交通津贴。学会秘书长在来函中承诺采取“补救措施，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¹²⁶

116. 不愿具名的马里官员也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说马里政府继续以支付协议监测委员会成员每日津贴的形式，给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梅东(MLi.003)提供财政支持。

117. 专家小组了解到，另一名受制裁个人向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旅行禁令豁免申请；在本报告编写时，申请正在处理中。专家小组向有关人员说明了提出此类申请所需的详细内容。这是首份豁免申请，而且专家小组上一次报告印发后未传来任何与受制裁个人违反旅行禁令有关的消息，说明遵守制裁措施的意识 and 意愿都在增强。

五.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¹²⁷

118. 专家小组认识到，政治不稳定，特别是《协议》执行工作的拖延问题、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边界地区的安全局势、相关的经济挑战以及有罪不罚文化，对平民人口尤其是妇女儿童产生了累积影响。

119. 所有这些因素都出现在加奥大区。那里的局势依旧多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拖延使安全局势受到影响(见上文第 8-12 段)，报告的威胁平民问题继续增加。¹²⁸ 马里国防安全部队驻扎在主要城市中心和边境城镇拉贝赞加；与纲领会有关联的非流动武装团体削减了驻扎在加奥以南至拉贝赞加的主干道上的力量，尤其是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扩张后削减了驻扎在昂松戈省的力量(见 S/2020/158/Rev.1，第 59 段；S/2020/785/Rev.1，第 56 段)；协调会继续扩大其在古尔马地区的影响(见上文第 99-100 段)，与此同时，协调会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的成员协助“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作战(见上文第 45 段)。加奥不仅是贩运中心，而且是想在金矿找工作的移民前往的目的地(见上文第 97-98 段)。加奥-拉贝赞加轴线与加奥市内及其周边地区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行动区内发生的偷牛、敲诈勒索和平民流离失所事件越来越多，损害了人民生计和粮食安全。

120. 在此情况下，专家小组根据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f)和(g)段，调查了影响加奥各社会群体的侵害和虐待行为，也即：(a)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特别是对妇女和女孩实施的性暴力；(b) 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现象，以及在金矿对儿童(男孩)实施的经济剥削；(c)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行动区内发生的绑架和杀害社区领袖事件。

¹²⁶ 2021 年 6 月 23 日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秘书长的信件。

¹²⁷ 专家小组对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方法见附件二附录 B。

¹²⁸ 2021 年 1 月至 2 月据报对加奥平民人口有影响的威胁和事件的时间线和地域分布见附件二十四。资料来源：马里稳定团平民保护股。

121. 在莫普提大区，专家小组核对了关于马里武装部队在杜安扎省博尼强迫他人失踪的报告。

A.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122. 专家小组在最近一次中期报告中指出，马里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居高不下。¹²⁹ 2017 年至 2020 年，在性别暴力信息管理系统中记录了 1 913 起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所报事件的时间线见附件二十五)。2021 年 1 月至 3 月，通过系统记录了 205 起针对妇女和女孩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28%的受害者不满 18 岁)。¹³⁰ 据报，这些事件的行为人有的隶属马里武装部队(3%)，有的隶属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49%)，有的是身份不明的男性武装人员(48%)。据估计，由于偏远地区妇女和女孩的活动范围有限、社会污名化现象、受害者担心遭到报复，许多案件没有报告。

123. 专家小组调查了加奥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在上文第 90 至 92 段，专家小组介绍了关于加奥强迫卖淫问题的调查结果和关于女性移民遭受性虐待的报告(另见 S/2019/636，第 140-142 段；S/2020/785/Rev.1，第 139-144 段)。

124. 在任务期内采集的可靠信息显示，几个签署《协议》并且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特别是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附属团体甘达伊佐和甘达科伊的成员对妇女和女孩实施的性暴力遵循着一定模式。专家小组还核对了马里国防安全部队在加奥发生的强奸事件。这些行为似乎不是出于社会、种族或政治面貌的原因而针对妇女和女孩实施，而是在犯罪率上升(见附件二十四)、性别不平等加剧、有罪不罚现象恶化这个大环境下发生。

125. 专家小组强调，约谈的证人和受害者几乎都知道行为人的身份，但由于担心受到报复，不愿透露姓名。为优先考虑保护证人和受害者起见，在下文叙述性暴力事件时，只提及行为人所属的武装团体，而不提及具体的行为人。

马里国防安全部队在加奥大区实施的性暴力

126. 专家小组核对了关于 2021 年宪兵队员在加奥市实施强奸的两项报告。2021 年斋月前，¹³¹ 某宪兵强奸了一名 16 岁的女孩。当时，这个女孩在街上由其兄陪伴，该宪兵过去搭讪，把她到墓地后面一个地方进行强奸。受害者回忆说，在医

¹²⁹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通过性别暴力信息管理系统报告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达 6 605 起；事件中 99%的幸存者为女性，其中 58%是年龄不满 18 岁的女孩。2021 年第一季度，通过这一系统报告的事件为 1 879 起。

¹³⁰ 2021 年 1 月至 3 月，在系统中记录的性暴力事件共 639 起(见附件二十五，图二)。此外，马里保护问题群组近期发布了实地调查的结果。此项调查针对的是莫普提、塞古、梅纳卡、通布图和加奥大区 20 个省的平民所关心的保护问题。该群组报告说，所有 5 个大区平均有 35%的妇女担心成为性暴力的目标。见 Yssa Oumar Basse，“在保护工作监测项目框架下调查对马里平民人口保护状况的看法(Perception de la situation de protection de la population civile au Mali dans le cadre du projet de monitoring de protection)”，战略和领导力小组，2020 年 12 月。可查阅 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site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files/documents/files/amss_-_rapport_etude_de_base_protection_-_version_finale.pdf。

¹³¹ 2021 年，伊斯兰农历斋月为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12 日。

院醒来时，因为阴道内损伤经受了很大痛苦；家人却把这件事怪在她身上；她没有举报。在同一时期，两名宪兵在市里巡逻时与一名 15 岁的女孩搭讪，其中一人将之强奸。受害者向宪兵队报告了这起事件，行为人被捕，只过了几天就获释。这名女孩后于 2021 年 5 月下旬在加奥市街头遭到甘达伊佐成员的侮辱、殴打和伤害。

127. 此外，据可靠消息，2020 年 10 月，有人报告说某马里武装部队成员在加奥强奸了一名 19 岁的女孩；受害者没有按照所在社区的建议进行举报。

128. 专家小组不知道马里国防安全部队成员近年在加奥大区实施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总数。

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在加奥大区实施的性暴力

129. 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及其分裂出来的团体)由民兵和非流动防卫团体组成，包括甘达科伊(1994 年成立)和甘达伊佐(2008 年成立)。专家小组此前报告过它们的历史和不断变化的结盟情况(见 [S/2020/785/Rev.1](#)，第 49、54-56 段；[S/2020/158/Rev.1](#)，第 59 段)。尽管甘达伊佐和甘达科伊已正式归入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但由于其在加奥内部及周边地区设有检查站，所以仍被加奥社区视为有辨识度、能左右安全局势的团体。

130. 有可靠消息来源称，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加奥记录了 130 起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行为人自称隶属于纲领会、第一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第二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甘达伊佐和甘达科伊。报告中包括 55 起强奸事件和 27 起强奸未遂事件。¹³²

131. 在这 16 个月期间，据报与甘达伊佐和甘达科伊有关联的行为人对 64 起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各 32 起)负责，其中包括总共 25 起强奸案和 12 起强奸未遂案。记录的大多数事件都发生在加奥市和昂松戈市，那里的幸存者接触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转诊网络与应急响应人员的机会较多。专家小组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证实了相关指控，显示被控与甘达伊佐和甘达科伊有关联的人员实施的强奸和强奸未遂事件更有可能发生在检查站和基地附近，包括：(a) 加奥市北部索尼阿利贝尔镇津迪加的甘达科伊检查站；(b) 加奥市 Aljanabanja 居民区附近的甘达科伊基地。

132. 专家小组还核实了 2019 年一名 16 岁女孩在加奥市 Château 居民区被甘达科伊成员强奸的事件。她向警方报案，但后续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专家小组还同一名妇女和一名 15 岁女孩进行了交谈；二人于 2021 年 5 月在加奥市街头遭甘达伊佐成员殴打。¹³³ 此外，据可靠信息，2021 年 2 月，某甘达伊佐成员在昂松戈镇附近强奸了一名妇女。行为人与受害者家人交好。受害者因为担心受到社区排斥，所以选择不向警方报案。

¹³² 按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和所报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类型划分的事件数量明细表见附件二十五图三。

¹³³ 在据称发生的所有三起事件中，行为人均身穿印有武装团体名称的衬衫。据目击者称，这不是制服，只有一些行为人穿过。

133. 此外，记录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中有 32 起与协调会有关，其中包括 7 起强奸案和 1 起强奸未遂案(见附件二十五，图三)。报告的所有案件均发生在 2020 年，只有一起事件例外，与剥夺获取资源机会有关，是 2021 年记录的。专家小组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协调会所涉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134. 专家小组记得，纲领会和协调会的领导人承诺在马里及各自的队伍中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2017 年，协调会发表公报，承诺要在马里预防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见附件二十六)。在 2016 年的一份公报中，纲领会(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承诺：(a) 借助指挥链传达明确信息，禁止性暴力；(b) 确保在安全规定中考虑预防和防止性暴力的具体措施；(c) 确保不让性暴力行为人加入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见附件二十七)。纲领会/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领导层未能预防、认清、处理属下成员在加奥的性暴力模式，需要承担责任，有损其作为适宜的合作伙伴在《协议》执行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2020 年 9 月孟宗加强奸案

135. 专家小组调查了 2020 年 9 月发生的一起事件。四名男性武装人员拦下昂松戈省孟宗加附近捡拾木材的一群人，包括六名妇女和三名儿童(一名 15 岁男孩和两个婴儿)。¹³⁴ 行为人蒙上这群人的眼睛，殴打他们，拿出砍刀和刀子威胁他们，然后把四名年轻妇女分开实施强奸。行为人的身份仍有争议，据说是骑着摩托、协同行动的土匪。专家小组注意到，这与加奥-昂松戈道路沿线抢劫的土匪采用的作案手法相似。

136. 这起事件发生在白天，距离昂松戈镇外围马里武装部队的营地不到 5 公里，说明马里国防安全部队为镇区界限以外平民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有限。此事发生后，昂松戈民间社会成员与加奥省长会晤，讨论了在安全方面的关切，提到了这起事件和其他问题；2020 年 12 月 5 日，在昂松戈举行示威，要求加大保护力度。

关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其他报告

137. 专家小组接到报告说，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附属人员在加奥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正规部队和社区防卫团体当族群间发生暴力时在通布图和莫普提等其他大区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此外，专家小组获悉，马里国防安全部队被控在莫普提大区强迫他人堕胎。专家小组无法接触受害者并征得其同意，以进一步就那些报告展开调查。

138. 最后，2021 年 6 月 8 日至 9 日联合国与政府进行磋商后，政府承诺优先处理 2012-2013 年发生、法院尚未审结的 115 起案件中 4 起有典型意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专家小组欢迎这一举措，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可以解决马里司法机构对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久拖不办的问题。

¹³⁴ 这起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广泛报道。

B. 使用、招募和在经济上剥削儿童

139. 专家小组继续收到关于民解运动、阿扎瓦德人民联盟、第一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等武装团体使用儿童的报告，但无法进一步加以印证。¹³⁵

140. 马里北部出现手工采金热潮(见上文第 98-101 段)，专家小组之前已经注意到关于加奥和基达尔金矿童工、相关贩运(见 S/2021/151，第 36 段)、关于加奥矿工所受暴力侵害的报告(同上，第 54 段)。专家小组进一步调查了加奥大区因塔哈卡村附近矿场的工作和安全条件、矿场出现的儿童以及矿场驻扎的武装团体使用或招募儿童的几率。政府和其他可靠消息人士证实使用和剥削儿童现象的确存在，表示由于国家管控缺位、服务和基础设施匮乏、工作条件不受监管，矿场处于“无政府状态”。专家小组的调查结果侧重于北因蒂里特。这是因塔哈卡附近两个矿场中规模较大的一个，自 2020 年以来呈指数级增长。

141. 北因蒂里特矿场由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和协调会主导的一个委员会控制和管理。¹³⁶ 他们为矿场安全提供保障，对检查站进行管控，¹³⁷ 还向矿工和商人征税。矿工要付费来换取保护和挖掘许可。有人在矿场见过“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成员。¹³⁸ 虽然马里武装部队驻扎在附近的因塔哈卡村，但是马里国防安全部队未向北因蒂里特派驻人员。

142. 2020 年 7 月，两个矿场的工人数量估计为 1.8 万，其中包括 6 000 名男孩。¹³⁹ 到 2021 年 2 月，北因蒂里特的人数至少翻了一番。¹⁴⁰ 即便随着季节性迁移而有所波动，北因蒂里特的人数显然是继续增长。

143. 儿童受雇在矿场挖坑、筛沙、做饭、打水。一些儿童由男性亲属陪同前往矿场，还有一些儿童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来到矿场。观察员和援助工作者注意到，过去一年从尼日尔经加奥到矿场工作的儿童越来越多。¹⁴¹ 加奥警方 2020 年 6 月

¹³⁵ 严重侵犯儿童行为总体情况见附件二十八。

¹³⁶ 机密报告，2021 年 2 月 17 日。

¹³⁷ 民解运动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共同控制着向南朝因塔哈卡一线的主要检查站。机密报告，2021 年 5 月 28 日。

¹³⁸ 机密报告，2021 年 1 月 20 日和 2 月 24 日。

¹³⁹ 因塔哈卡附近的矿场没有妇女或女孩；然而，根据马里保护问题群组的报告，2021 年 7 月 Takalot、Tassik、Tin Zaoutène 和 Tessalit 的矿场有 470 名妇女和 30 名女孩(“金矿内儿童保护情况快速评估报告(Rapport d'évaluation rapide de protection des enfants sur les sites d'orpaillage)”，2020 年 12 月)。

¹⁴⁰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的一位代表会定期视察矿场，对专家小组说矿场的人口已超过因塔哈卡村。矿工来自至少 12 个国家，主要是布基纳法索、乍得、尼日尔和苏丹(机密报告，2021 年 5 月 28 日)。官方消息人士估计，矿场的人口起码与加奥市的人口相当(联合国机密报告，2021 年 2 月 3 日)。

¹⁴¹ 儿童乘坐 Sonef、Nour 和 Telemsi 等公司的公交汽车来到矿场。在加奥，接头人(或转运人)大多是阿拉伯人或塔马舍克人。他们到省大楼附近的公交站把儿童接走，送往矿场。

在通往金矿的路上拦截了 21 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儿童，2021 年 3 月在通往金矿的路上截获了 17 名来自尼日利亚的儿童。¹⁴²

144. 有可靠消息来源称，一些儿童特别是来自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儿童以务工抵偿第三人提供的交通和食物；一些儿童连续数天无偿工作，甚或在矿场期间全部无偿工作。¹⁴³ 负责保障矿场安全的武装团体成员还使唤儿童干杂活。因为矿场有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成员，所以儿童有被此类团体招募的风险。

145. 在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努力倡导下，加奥省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和 29 日率领多部门事实调查团，与加奥的马里武装部队指挥官和政府机构代表一起前往北因蒂里特。¹⁴⁴ 视察期间发现，有不满 10 岁的儿童在北因蒂里特工作。

146. 加奥省率领的调查团注意到，矿场没有健康或环境卫生设施、缺水、矿工普遍存在呼吸和肾脏问题。调查团没收了 100 公斤氰化物，发现矿工在没有防护设备的情况下使用汞；化学物质污染了矿场的水。¹⁴⁵ 此次视察之后，据报北因蒂里特村¹⁴⁶ 由于缺水和存在有毒化学品，发生健康危机。¹⁴⁷ 2021 年 3 月和 4 月，来自多罗和马尔西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来到因塔哈卡，进一步加大了该地区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压力。¹⁴⁸

147. 联合国报告说，2020 年 7 月至 12 月，对因蒂里特镇平民有影响的安全事件持续增加；2020 年 12 月，在金矿周围地区发生的抢劫和杀害矿工事件显著增多。¹⁴⁹ 自 2021 年 6 月以来，加奥主管部门与驻扎在矿场、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之间的协调仍不明显。¹⁵⁰

C. 绑架和杀害社区领袖

148. 专家小组此前报告过，在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发生冲突期间，通布图和古尔马大区的社区领袖遭到定点清除(见 S/2019/137，第 44-50 段)。专家小组继续收

¹⁴² 在这两起案件中，相关儿童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协助下遣返(联合国资料来源，2021 年 6 月)。

¹⁴³ 有位了解第一手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商人故意制造麻烦，以避免向矿工付款，或从矿工的薪金中扣除受损设备的费用(机密访谈，2021 年 5 月)。根据 2020 年 8 月 11 日的一份机密报告，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成员没收了移民的证件，强迫他们无偿在因塔哈卡的金矿工作。

¹⁴⁴ 正式任务报告已起草。专家小组未收到此份报告。

¹⁴⁵ 约谈官方消息人士，加奥，2021 年 5 月 24 日。加奥的几位官员在其他双边交流中重申，他们对北因塔哈卡的健康和人道主义状况感到关切(机密报告，2021 年 2 月 3 日和 5 日)。

¹⁴⁶ Ti-n-Tarkat 村靠近北因塔哈卡，这两个名称经常互换使用。

¹⁴⁷ 机密报告，2021 年 2 月 10 日；

¹⁴⁸ 机密报告，2021 年 5 月 19 日；

¹⁴⁹ 机密报告，2020 年 12 月 2 日；

¹⁵⁰ 专家小组获悉，此次任务完成后，省里成立了四个委员会处理以下事务：安全、发展、健康和环境卫生。直到 2021 年 5 月，由政府 and 武装运动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仍未开始运作。机密报告，2019 年 5 月 28 日。

到报告说，“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行动区内发生了类似事件。在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 月报告的 10 起事件中，有 5 起事件的受害者因拒绝或未能支付天课(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征收的一种税款)被绑架，在一些情况下被杀害。¹⁵¹

149. 2021 年 5 月，昂松戈某地方官员遭绑架后遇害，这起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5 月 22 日，三名富拉尼武装分子在该地方官员位于昂松戈镇南部 5 公里处 Seina 村的住所将其绑架，后来向其家人索要赎金(包括牛)。接下来几天，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社区成员封锁了村庄入口，以示抗议。尽管国家政府官员劝说绑架者就释放人质一事进行谈判，但据报道，6 月 9 日，绑架者将人质杀害。¹⁵²

150. 一些社区领袖认为别无选择，只能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或“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结盟，以此作为生存手段。

D. 马里武装部队在莫普提实施的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行为

151. 专家小组收到报告说，马里武装部队在反恐行动中侵犯人权。在杜安扎，马里武装部队与极端主义武装团体相互轮番发动报复性袭击期间，实施过侵害行为。博尼村自 2021 年 2 月 3 日以来发生的事件就是这一暴力模式的表现。

152. 博尼村是杜安扎海雷镇的行政中心，位于连接加奥和莫普提的 RN16 号公路。马里武装部队在博尼设有一个营地，处于卡提巴塞尔马的行动区。这片区域的地形不利于开展行动，因为公路两侧是岩石山，卡提巴古尔马和卡提巴塞尔马都将此作为战略性藏身处。

153. 2021 年 2 月 3 日，马里武装部队营地遇袭，指挥官不久即被撤换。领导层更迭后，据人权组织记录，马里武装部队在博尼和周围村庄实施的任意逮捕、致人失踪和法外处决数量激增。2021 年 2 月 18 日至 5 月 17 日在博尼遭马里武装部队逮捕和(或)拘留、至今下落不明的人中间，至少有 30 人的姓名已为专家小组所知。3 月 23 日，安全部队在博尼附近拦截并搜查了一辆公共汽车，逮捕了至少 35 名男性乘客，把他们关押在博尼的军营。其中 12 名乘客(3 名来自蒙多罗，9 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富拉尼)此后一直不见踪影(见附件三十)。

154. 经过努力倡导，政府于 5 月向博尼派出调查组，取得了能够证实报告的证人证言。在本报告编写时，尚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专家小组将继续调查这些事件，并酌情向委员会报告。

¹⁵¹ 所报事件清单见附件二十九。

¹⁵² 秘密约谈官员和社区成员，2021 年 5 月和 6 月；2021 年 5 月 23 日、5 月 24 日、6 月 3 日的机密报告。

六. 阻挠人道主义援助

155. 专家小组注意到，系统性问题影响着援助物资在偏远地区或国家控制范围以外地区的运送、发放和获取。专家小组还发现，武装团体对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干涉原本可以避免。

156. 在偏远地区，社区领袖对于评估和阐述人道主义需求以及为人道主义组织提供必要的地方后勤支持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他们经常以此为杠杆，捞取经济利益。由于加奥-拉贝赞加公路上发生的犯罪行为，目标社区难以在加奥和昂松戈获取服务，人道主义行为体也难以与特西特近期流离失所的人接触(见上文第 45 段)。“梅纳卡无武器倡议”发起后，梅纳卡镇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状况改善，但仍像支撑《协议》的权力平衡一样脆而不坚。在阿盖洛克，大约 600 户家庭在马里稳定团营地遇袭时、遇袭后逃离，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各派的政治利益相互冲突，其关于民众人道主义需求的说法受到影响(见附件三十一，另见上文第 32 段)。

七. 建议

157.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a) 鼓励签署方、包括马里政府对参与任何类型贩运行为的个别成员或官员展开调查、采取纪律措施和(或)启动法律程序；

(b) 鼓励马里稳定团保有一个最新的集中式数据库以汇总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与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车队移动有关的规则的执行情况，监测未经申报的车队，要求联合观察核查小组系统地调查被控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c) 鼓励马里和区域各国在必要时代表受制裁个人及时向委员会提交旅行禁令豁免申请，其中列入委员会准则第 10(c)条规定的所有信息；

(d) 考虑作出更多制裁指认，包括指认完全或部分由受制裁个人控制的商业实体；

(e) 提请马里当局以及协调会和纲领会领导层注意各自就打击冲突中性暴力所作的承诺，呼吁纲领会/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落实 2016 年公报中列举的关于防止和处理队伍内性暴力行为的具体措施(见上文第 133 段)；

(f) 赞扬马里稳定团和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与专家小组合作，鼓励继续就针对实施或指示实施性暴力的行为人采取定向制裁一事，以适当方式与专家小组交流所有相关信息，不让幸存者承受风险；

(g) 请马里当局和国家一级监测、分析、报告安排下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工作队依照第 2467(2019)号决议设立方案，保护愿为专家小组提供信息的性暴力事件证人和幸存者；

(h) 请马里当局和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依照第 2427(2018)号决议(第 39 段), 与联合国系统相关部门互动协作, 处理马里手工金矿与童工和贩运有关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招募儿童风险。

附件

Annex I: Table of correspondence sent and received by the Panel from 1 October 2021 to 6 July 2021.

Country/ entity	Number of letters sent	Information fully supplied	Information partially supplied	No answer/ Information not supplied	Pending	N/A, visit accepted
Al Furat	1		1			
Algeria	1	1				
Banque Atlantique	1	1				
BIM bank	1	1				
BOA bank	1				1	
BSIC bank	1	1				
CMA-CMG	1	1				
Ecobank, the Gambia	1			1		
Ecobank, Togo	1					1
Guinea Bissau	1				1	
IIDEA	1	1				1
Mali	5	1				4
Mauritania	3	1			1	1
Mondial Tobacco Company	1			1		
Niger	1					1
Orabank	1			1		
SOBUREX	1	1				
UBA bank	1	1				
Zenith Bank	1			1		

Annex II: Methodology

Appendix A: ‘The opportunity to reply’ methodology used by the Panel

1. Although sanctions are meant to be preventative not punitive,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 mere naming of an individual or entity in a Panel’s report, could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individual. As such, where possible, individuals concerned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an opportunity to provide their account of events and to provide concrete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materiel in support. Through this interaction, the individual i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ir alleged conduct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relevant listing criteria. This is called the ‘opportunity to reply’.
2. The Panel’s methodology on the opportunity to reply is as follows:
 - a. Providing an individual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ply’ should be the norm;
 - b. The Panel may decide not to offer an opportunity of reply if there is credible evidence that it would unduly prejudice its investigations, including if it would:
 - i. Result in the individual moving assets if they get warning of a possible recommendation for designation;
 - ii. Restrict further access of the Panel to vital sources;
 - iii. Endanger Panel sources, or Panel members;
 - iv. Adversely and gravely impact humanitarian access for humanitarian actors in the field; or
 - v. For any other reason that can be clearly demonstrated as reasonable and justifiable in the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3. If the circumstances set forth in 2 (b) do not apply, then the Panel sh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n individual an opportunity to reply.
4. The individual should be able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 Panel to convey their personal determination as to the level and nature of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Panel.
5.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anel and the individual should be direct, unless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6. In no circumstances can third parties,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individual, determine for the individual, on the other hand, in making their determination of the level and nature of
7. The individual, on the other hand, in making their determination of the level and nature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Panel, may consult third parties or allow third parties (for example,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his government) to communicate on his/her behalf on subs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the Panel.

Appendix B: Investigations methodology on violations relating to IHL, IHRL, and acts that constitute human rights abuses

1. The Panel adopted the following stringent methodology to ensure that its investigations met the highest possible evidentiary standards. In doing so it has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General Issues of Sanctions Reports”, S/2006/997, on best practices and methods, including paragraphs 21, 22 and 23, as requested by paragraph 12 of resolution 2511 (2020).
2. The Panel’s methodology, in relation to its investigations concerning IHL, IHRL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is set out as below:
 - a. All Panel investigations are initiated based on verifiable information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the Panel, either directly from sources or from media reports.
 - b. In carrying out its investigations on abduction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the Panel relied on the follow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 i. Interviews with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either local or international) that has also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he incident.
 - ii. Interviews with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event such local authorities and community members.
 - iii.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from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he incident.
 - iv. Documentation from local o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that provid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crime pattern analysis.
 - v. Open-source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other collaborative or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anel’s findings.
 - c. In carrying out its investigations on child exploitation and risks of use or recruitment in gold mining, the Panel is also particularly mindful of the risk pose by its investigations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y. The Panel did not have access to the site in question, however, it relied on the follow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 i. Interviews with local authorities and others with first-hand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site.
 - ii. Interviews with people and organization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se children.
 - iii. Interviews with other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such as family members, community leaders, teachers, and social workers.
 - iv. Investigations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from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he situation on the site.
 - v. Open-source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other collaborative or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anel’s findings.
 - d. The investigation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presents its own specific challenges. These include the survivors’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report the incident due to social, cultural, or religious factors, and fear of retaliation; their lack of access to medical care of health providers; limited domestic investigations, and absence of a judicial response. The Panel is mindful that victims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may face the additional risks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stigma, exclusion from their family and community, or other forms of reprisals.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ir exposure and possible retraumatisation, the Panel exercised caution in approaching survivors and witnesses, and collected contextual or corroborating data, such as statistical or pattern-related information, from relevant experts,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other reliable sources. In carrying out its investigations on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the Panel relies on the follow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 i. The victims, where they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speak to the Panel, and where medical and security conditions are conducive to such an interview.

-
- ii. Given the abovementioned, medical and police reports are not required by the Panel to conclude that rape or sexual violence took place. the Panel accepts testimonies as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sexual violence.
 - iii. Interviews with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either local or international) that has also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he incident.
 - iv. Interviews with medical personnel who treated the victim, wherever possible.
 - v. Interviews with local authorities.
 - vi. Interviews with other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violation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community leaders, teachers, and social workers.
 - vii.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from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he incident.
 - viii. Open-source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other collaborative or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anel's findings.
3. The Panel will not include information in its reports that may identify or endanger its sources.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such information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ouncil or the Committee, the Panel will deposit such information in the custody of the Secretariat for viewing by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4. The Panel will not divulge any information that may lead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victims, witnesses, and other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Panel sources, except 1) with the specific permission of the victims and witnesses; and 2) where the Panel is, based on its own assessment, certain that these individuals would not suffer any danger as a result. The Panel stands ready to provide the Council or the Committee, on request, with any additional documentation to supports the Panel's findings beyond that included in its reports. Appropriate precautions will be taken though to protect the anonymity of its sources.

Annex III: Recruitment decision and annexed lists by the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Malian army, General Oumar Diarra on 22 April 2021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ET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AT – 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N° **E00142** /CEMGA/S/CEM/ADM/SP

REPUBLIQUE DU MALI
Un Peuple - Un But - Une Foi

Bamako, le **22 AVR 2021**

Le Chef d'Etat-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A

Tous Chefs d'Etat-majors et Directeurs de Services

BORDEREAU D'ENVOI

Désignation des pièces	Nombre	Observations
BE transmettant projet de Directives pour le recrutement 2021.....	12	« Transmis pour exploitation, avis, propositions et suggestions »
TOTAL	12	

Reçu à.....
Par le.....
Nom-Prénom et Signature

Le Chef d'Etat-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P/O
Le Chef d'Etat-major Général Adjoint des Armées

Colonel-major Daoud Ali MOHAMMEDINE
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IRPA
COMMANDEMENT "ACTIVÉS"
N° **22-04-2021**
Bamako le **0683**

MINISTRE DE LA DEFENSE
ET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REPUBLIQUE DU MALI
Un Peuple - Un But - Une Foi

ETAT-MAJOR GENERAL DES ARMÉES

N° _____ /CEMGA/S/CEM/ADM/D-RH

Bamako, le.....

DIRECTIVES POUR LE RECRUTEMENT 2021 - 2022

Références : Projet Loi d'Orientation de la Programmation Militaire N°2 (LOPM-2) ;
Programme d'Action Gouvernementale (PAG) ;
Directive Inter Armées Annuelle de Préparation Opérationnelle (DIAPAO).

Pièce-jointe : Répartition des quotas par Régions Administratives et par Etat-major et Direction au titre du recrutement 2021 (1^{re} vague : 5000).

Conformément aux directives politiques, les Forces Armées Maliennes (FAMA) en pleine restructuration continuent leurs montées en puissance. Le renforcement des effectifs étant un des piliers de cette montée en puissance, il est prévu un recrutement de vingt-cinq mille (25000) éléments (Homme et Femme) courant 2021-2022 au sein des FAMA.

Il s'agit d'un acout d'une volonté politique affichée pour faire face à la priorité de sécurisation du processus électoral de la transition.

Cette directive est élaborée pour partager les orientations de l'Etat-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planifier et encadrer le processus de recrutement en corrigeant les insuffisances et en intégrant les leçons apprises des derniers recrutements, dans un souci d'efficacité, de coordination entre les Etats-majors et Directions et l'Etat-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au profit immédiat des opérations.

I. Leçons apprises des derniers recrutements :

- La primauté du recrutement est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s Etats-majors et Directions conformément à la réglementation en vigueur ;
- La mutualisation des efforts minimise les coûts du recrutement ;
- La diligence dans le processus est essentielle à sa crédibilité ;
- La moralisation du processus passe par l'implication assidue de ses acteurs ;
- L'Etat-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reste le niveau de coordination et de décision du processus.

II. Nouveau concept du recrutement :

1. Critères du recrutement :

Les critères définissent la qualité des populations cibles rendant ainsi le recrutement inclusif. Ils sont énumérés ainsi comme suit :

- Etre âgé de 18 à 28 ans au 31 décembre de l'année en cours ;
- Etre célibataire sans enfant ;
- Etre de nationalité exclusivement malienne ;
- Etre de bonne moralité ;

- Jouir de ses droits civiques ;
- Avoir une bonne aptitude physique.

2. Pièces à fournir :

Pour être recruté dans les forces armées maliennes, les candidats doivent fournir un dossier composé des pièces suivantes :

- Une demande manuscrite timbrée à 200 FCFA adressée au Chef d'état-major d'armée ou au Directeur de service selon le choix du candidat ;
- Deux photos d'identité en couleur ;
- Une copie d'extrait d'acte de naissance ;
- Un certificat de résidence ;
- Une copie conforme de la carte NINA ou la fiche individuelle d'enrôlement au recensement administratif à vocation d'état civil délivré par le centre compétent ;
- Un extrait de casier judiciaire datant de moins de trois mois ;
- Un certificat d'aptitude médicale délivré par un médecin civil, au format indiqué par la direction centrale des services de santé des armées ;
- Une déclaration de célibataire sans enfant ;
- Une copie certifiée du diplôme demandé par une armée ou un service.

Les niveaux d'étude requis pour postuler par Armée et Service sont déterminés comme suit :

- L'Armée de Terre recrute 50%, des titulaires de diplôme équivalent ou supérieur au Diplôme d'Etude Fondamentale ;
- L'Armée de l'Air recrute seulement à partir du Diplôme d'Etude Fondamentale ;
- La Garde Nationale du Mali recrute pour 70%, des titulaires de diplôme équivalent ou supérieur au Diplôme d'Etude Fondamentale ;
-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recrute seulement à partir du baccalauréat ;
- Le Génie Militaire recrute pour 50%, des titulaires de diplôme équivalent ou supérieur au Diplôme d'Etude Fondamentale ;
- Le Service des Transmissions et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des Armées recrute seulement à partir du Diplôme d'Etude Fondamentale ;
- La Direction du Matériel, des Hydrocarbures et du Transport des Armées recrute seulement à partir du Diplôme d'Etude Fondamentale ;
- Le Service de Santé des Armées recrute pour 50%, des titulaires de diplôme équivalent ou supérieur au Diplôme d'Etude Fondamentale.

Les Etats-majors et Directions peuvent adjoindre des critères additionnels et des pièces à fournir par les candidats en fonction de leurs spécificités.

3. Justification des critères :

Pour rendre inclusif le recrutement, permettant d'avoir un large champ de populations cibles plus combattantes avec un état civil réel, l'âge limite est ramené à vingt-huit (28) ans.

4. Prise en compte des nouvelles régions administratives :

Le contexte actuel du pays impose à chacune et à chacun d'imprimer sa marque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l'édifice militaire. Ainsi, toutes les régions administrativ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y compris le district de Bamako sont concernées par le recrutement en cours.

En ce qui concerne le personnel féminin, son quota pourrait se réduire compte tenue du vivier envisagé pour des besoins opérationnels.

Aussi, il est prévu un recrutement spécial au compte des Groupes armés d'environ deux milles (2000) éléments. Ce vivier sera issu du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des ex-combattants à travers la Démobilisation, le Désarmement et la Réintégration (DDR) dans le cadre de

Repartition des quotas par régions administratives et par état-major et direction au titre du recrutement 2021 (1° vague)

N°	STRUCTURES	AT:2000		AA:400		E:NM:1100		DGCIN:600		DGM:350		DTFA:200		DCSSA:150		DMHTA:200		TOTALX
		H	F	H	F	H	F	H	F	H	F	H	F	H	F	H	F	
	REGIONS	1875	125	360	40	1026	74	590	10	340	10	190	10	134	16	200	0	5000
1	District Bamako	97	20	25	12	30	15	20	5	15	4	15	2	20	5	15	0	300
2	Kayes	105	7	10	3	90	5	40	1	20	0	10	2	10	2	10	0	300
3	Koulikoro	82	10	30	5	80	10	30	2	20	2	15	1	10	2	15	0	356
4	Sikasso	95	8	30	4	85	5	50	0	30	1	20	1	8	1	15	0	348
5	Ségou	90	10	40	5	75	6	50	1	25	1	15	1	8	1	15	0	346
6	Mopti	95	7	30	3	65	4	50	1	30	1	13	0	5	0	10	0	285
7	Gao	90	4	25	0	80	2	30	0	25	1	8	1	6	0	15	0	236
8	Forécariah et Garmala	95	7	20	1	40	3	25	0	15	0	4	0	3	0	5	0	127
9	Kidal	50	2	7	0	25	1	20	0	10	0	4	0	3	0	5	0	218
10	Douentza	80	5	15	0	50	1	32	0	15	0	5	0	5	0	10	0	269
11	Bougouni	110	8	13	1	63	4	33	0	15	0	8	0	5	0	10	0	235
12	Kati	115	5	12	1	45	2	25	0	15	0	5	0	5	0	5	0	237
13	Koulikoro	105	8	10	2	50	2	25	0	15	0	5	0	5	0	10	0	200
14	Niono	95	3	7	1	35	2	25	0	12	0	5	0	5	1	9	0	241
15	Sikasso	100	7	13	1	45	5	30	0	15	0	10	0	6	1	8	0	213
16	Djenné	100	2	8	0	40	2	25	0	13	0	10	0	5	0	8	0	231
17	Dikala	100	5	8	1	50	2	25	0	15	0	10	0	5	0	10	0	119
18	Tessy	65	1	10		13	0	10	0	10	0	2	0	2	0	5	0	193
19	Ménaka	100	2	8	0	30	1	25	0	15	0	5	0	5	0	7	0	211
20	Nara	106	4	10	0	35	2	20		15	0	5	1	5	0	8	0	
	TOTALX	1875	125	360	40	1026	74	590	10	340	10	190	10	134	16	200	0	5000

l'accord de paix et de la réconciliation, en vue de mettre en place une force armée reconstituée.

III Chronogramme du recrutement :

Il est l'étape de mise en œuvre du processus du recrutement :

N°O	Désignation	1 ^{re} vague	2 ^{de} vague	Observations
1	Dépôt de dossiers	Du 28/04 au 18/05/2021	Du 20/08 au 09/09/2021	03 semaines
2	Dépouillement	Du 21 au 03/06/2021	Du 12 au 25/09/2021	02 semaines
3	Visites médicales (toutes les phases)	Du 06 au 30/06/2021	Du 28/09 au 22/10/2021	25 jours
4	Acheminement et début formation	Du 05 au 10/07/2021	Du 27 au 31/10/2021	05 jours

Ce chronogramme inclut le recrutement spécial.

IV Les orientations :

Ces orientations résultent du respect des conclusions des documents ci-dessus référencés et impliquent certains principes qui sont :

- L'équité entre toutes les filles et fils du Mali ;
- La transparence dans le processus ;
- L'imputabilité des acteurs impliqués ;
- La séparation des phases et des acteurs impliqués.

Les commandants des zones de défense sont responsables de la coordination et de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cessus de recrutement relevant de leurs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Les Etats-majors et Directions sont chargés de la diffusion des résultats provisoires et définitifs. Ils procèdent à l'organisation d'une cérémonie collective de signature des contrats d'engagement.

Chaque Etat-major et Direction sera responsable de son processus de recrute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Etat-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Les visites corporelles et biologiques des candidats seront assurées par les Directions Zonales de Santé en coordination avec la direction centrale des Services de Santé des Armées (DCSSA). Ces visites d'incorporation doivent respecter scrupuleusement les directives N°2015-491/DCSSA/SD/ST du 24 juillet 2015 relatives aux opérations médicales d'incorporation à l'exception de la taille.

Les tailles exigées sont fixées comme suit :

- Taille minimum pour les hommes 1m70 ;
- Taille minimum pour les filles 1m60.

V Conclusion :

Un recrutement inclusif et de qualité nécessite l'implication de tous. Ainsi l'Etat-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est le garant du processus dont le but est de renforcer les effectifs par du personnel de qualité répondant aux besoins opérationnels. Ainsi le recrutement et la formation de douze mille (12000) hommes est estimé à un an deux mois et vingt jours allant du 27 avril au 30 novembre 2021 (1^{ère} vague : 6000) et du 22 juillet 2021 au 29 février 2022 (2^{ème} vague : 6000). Le recrutement du quota restant (13000) éléments sera projeté de la même manière sur l'année 2022.

Ampliations :

MDAC.....CR
IGAS.....Info
TsEM/Dir/scs.....26
Archives et Chrono02

Le Chef d'Etat- Major Général des Armées

Général de Brigade Oumar DIARRA
Officier de l'Ordre National

Annex IV: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1. The new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put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within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The new Prime Minister, who was appointed on 7 June 2021, is expected to **deliver mostly on a wider consensus around the needed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by engaging as many and diverse stakeholders as possible**.¹ To that end,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includes a Minister Delegate in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n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held by Mme Fatoumata Sékou Dicko, one of the six women (1.6%) of the new 28 members Cabinet**.
2. While the Prime Minister is yet to issue an updated electoral calendar² or roadmap, he has already announced a number of pre-reform processes including a national forum for State refoundation (*Assises Nationales pour la Refondation* de l'Etat) and an independent single electoral management body (organe unique indépendant de gestion des élections)
3. The new "*Assises Nationales pour la Refondation*" de l'Etat, which was one of the Prime Minister key demands as leader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M5-RFP) back in September 2020, is expected to start in September 2021.³ However, it is not specified whether it would replace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Committee (*Comité d'Orientation Stratégique*, COS),⁴ which is the 50-members consultative body on institutional reforms established by the previous Prime Minister that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welcomed when he was still in the opposition.
4. The independent single electoral management body (*organe unique indépendant de gestion des élections*) that was announced by the president⁵ is a body to which the previous Prime Minister, Moctar Ouane, said he could not commit to due to the brevity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n 29 June, the Minister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Lieutenant-Colonel Abdoulaye Maiga, nevertheless launched a consultation-workshop to establish this electoral management-body.
5. However, the Government did not specify whether the new body would replace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Referendum and General Elections (*Comité de Pilotage du referendum et des élections générales*)⁶, chaired by the re-appointed Minister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Lieutenant-Colonel Abdoulaye Maiga). There are ongoing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o-political actors to decide

¹ The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holding regular meetings with all sections of Malian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ors, including with High Islamic Council, former Prime Ministers, Youth Associations, trade unions, other heads of institutions and employers organisations,

² On 15 April 2021, a new electoral calendar was published, providing a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31 October 2021, local elections for 26 December 2021 and the first ever in Mali coupled legislative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or 22 February 2022.

³ The "*Assises Nationales pour la Refondation*" de l'Etat would consist of meetings seeking to collect the views of wider opinions and stakeholders on needed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On 21 June, the Prime Minister announced the proposal to include consultations at regional levels; but a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are already argued that such meeting is not necessary and would only serve to delay the transition. See also at: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116760/politique/mali-fallait-il-supprimer-la-ceni/>

⁴ COS was created on 19 April 2021 by a Prime Minister decree. The body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of political parties, civil society and other social actors. It included also five experts and permanent secretary a former Secretary General of at the Presidency during IBK Mohamed Alhousseiny Touré.

⁵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Choguel Maiga, appointed experts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nd relevance of the single elections management body

⁶ The "*Comité de Pilotage du referendum et des élections générales*" is composed of a Chair (the Minister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deux vice Chairs and 22 members all from the Ministry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t was launched by the Minister in April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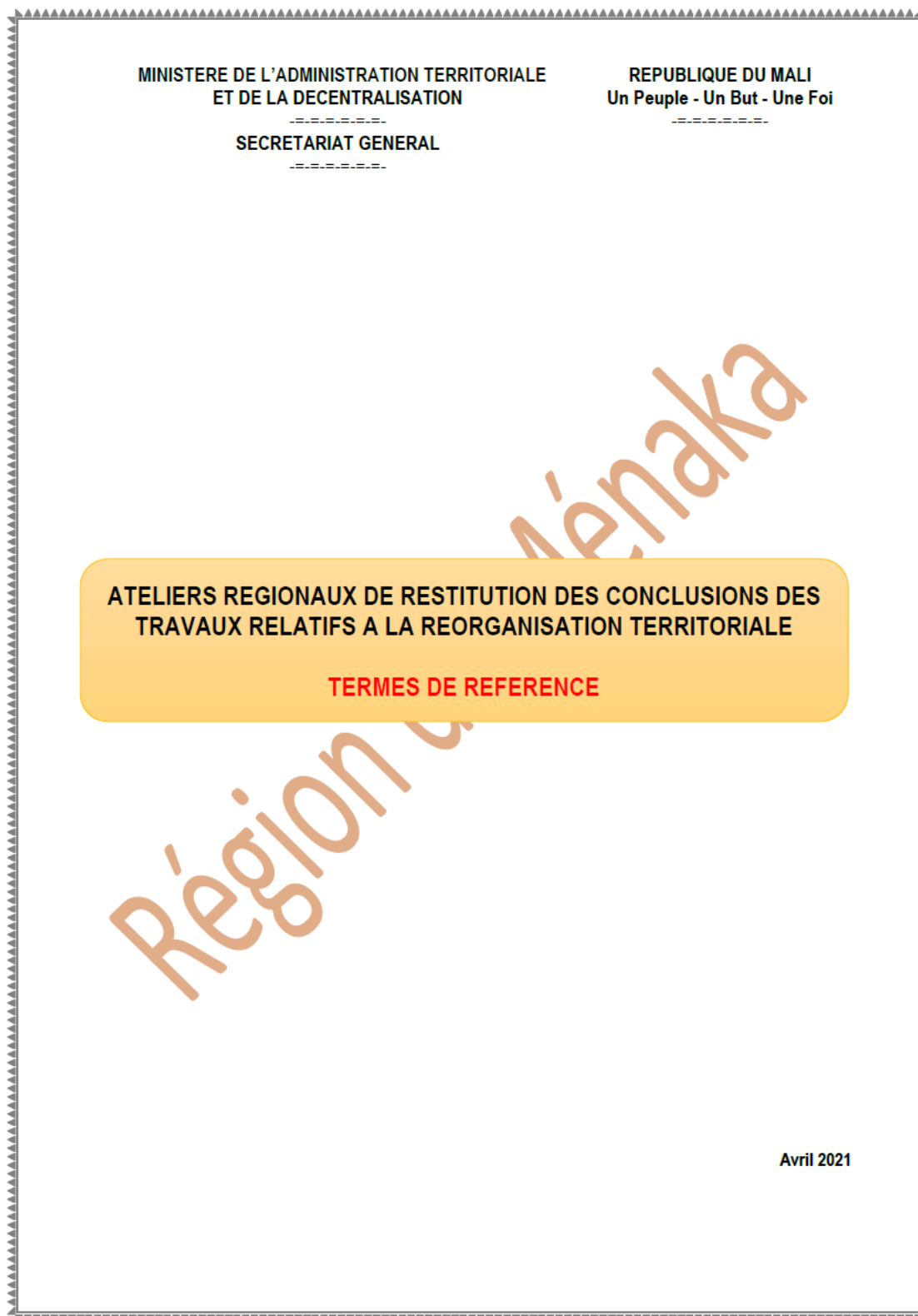
on whether or not the independent single electoral management body would be rolled out during the current transitional period or after.⁷

6. Constitutional reform is within reach of the new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has at hand several unused proposed reviews, including the 2019 constitutional review proposal that was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rmed groups (see A/2019/636, para.18),⁸ This draft could serve as a basis to enable for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7. Enshrin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key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on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would constitute for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a major step, which would shift the balance of responsibility and pressure on signatory armed movements to make equally groundbreaking steps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notably on disarmament or relinquishing their collusion with terrorist armed groups.

⁷ The Ministry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organized a workshop on 29 June 2021, bringing together various socio-political acto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discuss the way forward on the independent single electoral management body. Reportedly, the participants to this workshop discussed among others things whether the creation of this body would occur and unrolled during this transition period. See also at : <https://www.dw.com/fr/mali-choguel-kokalla-maïga-assimi-goïta-transition-politique/a-58160503>

⁸ On 2 April 2019, the group of experts mandated to make proposal for a constitutional review handed to the President its final report. Signatory movements, had stigmatised their limited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but they supported the end product, which they considered as incorporating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provided for by the Agreement. Meeting with a confidential source, Bamako June 2021

Annex V: Terms of reference of the regional consultation-workshop on territorial reorganization held on Menaka on 29-30 April 2021.



I. CONTEXTE ET JUSTIFICATION :

La Charte de la Transition promulguée par le Décret n°2020-0072/PT-RM du 1^{er} octobre 2020 consacre les missions de la Transition en son article 2 qui sont notamment :

- le rétablissement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ur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national ;
- le redressement de l'Etat et la création des conditions de base pour sa refondation ;
- la promotion de la bonne gouvernance ;
- l'adoption d'un pacte de stabilité sociale ;
- le lancement du chantier des réformes politiques, institutionnelles, électorales et administratives ;
- l'organisation des élections générales ;
- la mise en œuvre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 au Mali, issu du processus d'Alger.

Le « **parachèvement du processus de ré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 par la détermination des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et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des Régions de Nioro, Kita, Dioïla, Nara, Bougouni, Koutiala, San, Douentza et Bandiagara, tel que prévu par la Feuille de route de la Transition demeure une des préoccupations majeures du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Ce processus affectera également dans leurs configurations actuelles, les Régions de Kayes, Koulikoro, Sikasso, Ségou, Mopti, Tombouctou, Gao et Kidal, dont les nouvelles créations sont issues et le District de Bamako.

L'adoption de la Loi n°2012-017 du 2 mars 2012 portant création de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en République du Mali a eu pour conséquence une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es Régions de huit (8) à dix-neuf (19), avec onze (11) nouvelles créations. Elle maintient en même temps le District de Bamako.

Cette loi prévoit en son article 2 que les Cercles et les Arrondissements composant chaque Région seront déterminés par la loi. Son article 5 précise que sa mise en œuvre se fera sur cinq (5) ans à compter de sa date de promulgation. Le délai de cinq (5) ans a expiré depuis le 2 mars 2017.

Toutefois, la loi précitée a connu, dès mars 2012, un début d'exécution avec la création des Cercles et Arrondissements composant les Régions de Tombouctou, Taoudénit, Gao, Ménaka et Kidal, par la Loi n°2012-018 du 2 mars 2012.

Le processus de détermination des Cercles et Arrondissements des autres Régions a été interrompu par la crise institutionnelle et sécuritaire que notre pays a connue à partir de mars 2012.

La nomination des Gouverneurs des Régions de Taoudénit et de Ménaka, en janvier 2016, es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relance du processus de l'opérationnalisation de ces deux nouvelles Régions. La nomination de ces Gouverneurs a permis l'organisation des concertations des acteurs locaux pour la cré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desdites Régions. Sur cette base, ont été adoptés les textes suivants :

- Loi n°2018-040 du 27 juin 2018 portant cré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de Région, de Cercles et de Communes de la Région de Taoudénit ;
- Loi n°2018-041 du 27 juin 2018 portant cré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de Région, de Cercles et de Communes de la Région de Ménaka.

Ainsi, l'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actuelle se présente comme suit :

- 410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dont 19 Régions, 1 District, 60 Cercles et 330 Arrondissements ;
- 819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dont 10 Régions, 1 District, 58 Cercles, 750 Communes.

Il reste à déterminer les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et l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des nouvelles Régions de Nioro, Kita, Dioïla, Nara, Bougouni, Koutiala, San, Douentza et Bandiagara et des anciennes Régions de Kayes, Koulikoro, Sikasso, Ségou, Mopti, Tombouctou, Gao et Kidal.

En raison du rôle et des missions assignées aux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dans la construction du sentiment d'appartenance à une Nation commune, des concertations régionales ont été organisées en 2018, par le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dans le cadre de l'opérationnalisation des nouvelles Régions et du District de Bamako en vue de prendre en compte les préoccupations et attentes des populations à la base. Ces concertations ont permis d'aboutir à un minimum de consensus en vue de doter le pays d'un cadre organisationnel approprié répondant aux attentes et aux défis du moment.

Pour parachever le processus entamé en 2018, le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a mis en place une Commission chargée de l'accompagnement de l'entrée en fonction des Gouverneurs des nouvelles Régions suivant la Décision n°2019-000409/MATD-SG du 30 septembre 2019, devenue plus tard **la Commission chargée de la ré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La Commission chargée de la ré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s'est inspirée des conclusions et recommandations des concertations de 2018 et des travaux de l'équipe de consultants commandités par le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Elle a également bénéficié des contributions et analyses des Représentants de l'Etat et de personnes ressources.

Les critères qui ont prévalu dans l'analyse des supports ont concerné notamment :

- les critères de populations et de superficies ;
- les critères sociologiques (l'histoire, les liens de solidarité, le vivre ensemble) ;
- les critères de viabilité économique ;
- le maillage du territoire, prenant en compte les besoins sécuritaires, en vue d'assurer une meilleure présence de l'Etat et des services sociaux de base ;
- le critère de compensation consistant à tenir compte de la situation initiale du nombre de Cercles des différentes Régions.

Le processus a également enregistré des choix stratégiques dans le seul souci de satisfaire l'Intérêt Général.

Pour rendre le processus inclusif et participatif afin de s'assurer de la prise en compte des attentes des populations et aboutir à un découpage consensuel, le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entend partager les conclusions des travaux relatifs à la ré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à travers des ateliers de restitution dans les Régions et dans le District de Bamako.

Les délégués des nouvelles Régions participeront aux travaux de restitution dans les anciennes Régions.

Les travaux de restitution respecteront les principes ci-après :

- rester dans le cadre des 19 Régions et du District de Bamako définis par la Loi n°2012-017 du 2 mars 2012 portant création de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en République du Mali : aucune création de nouvelle Région ne peut être proposée ;
- rester dans le cadre des Communes existantes : aucune création de nouvelle Commune ne peut être proposée.

Toutefois, il serait possible :

- o de proposer des modifications de rattachement de la Commune ou l'Arrondissement au Cercle ;
- o de proposer des modifications de rattachement des entités administratives de base (village, fraction et quartier) à la Commune et à l'Arrondissement ; à ce niveau il conviendra de veiller à ce que toutes les entités de base soient rattachées à une Commune et à un Arrondissement ;
- o de proposer des modifications liées à l'orthographe y compris le nom des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et des entités administratives de base (village, fraction et quartier).

Le parachèvement de la ré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permettra à l'Etat de faire face à ses missions régaliennes, notamment en se dotant d'une 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capable de faire face au défi sécuritaire, en promouvant le développement local et en créant un cadre propice pour l'organisation des élections à venir.

II. OBJECTIFS :

2.1. Objectif général :

Expliquer les choix et orientations du Gouvernement aux populations afin de recueillir leurs recommandations éventuelles.

2.2 Objectifs spécifiques :

Les objectifs spécifiques des ateliers sont :

- obtenir l'adhésion des populations sur les choix opérés ;
- apporter des réponses aux attentes et préoccupations des populations ;
- impliquer les populations dans le processus de ré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
- doter le pays d'une 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solide.

III. RESULTATS ATTENDUS :

Les résultats attendus sont :

- l'adhésion des populations sur les choix opérés est obtenue ;
- des réponses sont apportées aux attentes et préoccupations des populations ;
- les populations sont impliquées dans le processus de ré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
- le pays est doté d'une 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solide.

IV. ORGANISATION :

Les ateliers régionaux de restitution seront organisés au niveau de chacune des Régions actuellement opérationnelles (Kayes, Koulikoro, Sikasso, Ségou, Mopti, Tombouctou, Gao, Kidal, Taoudénit, Ménaka) et du District de Bamako.

Au niveau de chaque Région et dans le District de Bamako, une commission d'organisation sera créée et présidée par le Gouverneur de Région ou du District de Bamako. Celui-ci sera assisté, le cas échéant, par les Gouverneurs des nouvelles Régions émanant de la Région d'origine.

Cette commission sera composée du Préfet du Cercle du chef-lieu de Région, du Président du Conseil Régional, du Président du Conseil de Cercle du chef-lieu de Région, du Maire de la Commune du chef-lieu de Région et des Chefs des services régionaux. Elle aura en charge d'arrêter la liste des participants aux travaux, d'assurer l'organisation matérielle, l'animation et le rapportage de l'atelier de restitution.

V. DATE ET LIEU :

Les ateliers de restitution se dérouleront pendant deux (2) jours, **les jeudi 29 et vendredi 30 avril 2021** au niveau des chefs-lieux des Régions de :

N°	Lieux	Régions concernées
1.	Kayes	Kayes, Niolo et Kita
2.	Koulikoro	Koulikoro, Diotila et Nara
3.	Sikasso	Sikasso, Bougouni et Koutiala
4.	Ségou	Ségou et San

5.	Mopti	Mopti, Douentza et Bandiagara
6.	Tombouctou	Tombouctou
7.	Gao	Gao
8.	Kidal	Kidal
9.	Taoudénit	Taoudénit
10.	Ménaka	Ménaka
11.	Bamako	District de Bamako

VI. PARTICIPANTS :

Participeront aux ateliers de restitution, les représentants des forces vives de la Région ou du District :

- les Représentants de l'Etat ;
- les représentants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
- les représentants des partis politiques ;
- les représentants des associations et organisation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
- les chefferies de village, de fraction et de quartier ;
- les chefs religieux.

Les participants doivent être représentatifs et désignés de manière inclusive.

VII. DEROULEMENT DES TRAVAUX DES ATELIERS DE RESTITUTION :

Les travaux des ateliers de restitution seront présidés par les Gouverneurs de Région ou du District, qui seront assistés, le cas échéant, par les Gouverneurs des nouvelles Régions émanant de la Région d'origine et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Régional ou le Maire du District de Bamako.

Le document intitulé « **CONCLUSIONS DES TRAVAUX RELATIFS A LA RE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 sera présenté par le Gouverneur de Région ou du District de Bamako.

Les Gouverneurs seront accompagnés par des cadres du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désignés à cet effet et éventuellement des personnes ressources.

Le rapportage est assuré par la commission régionale ou de District.

VIII. IMPUTATION BUDGETAIRE :

La prise en charge des ateliers régionaux et de District est assurée par le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Bamako, le 05 avril 2021.

Le ministre,

Lieutenant-colonel Abdoulaye MAIGA

Annex VI: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on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nd

1. Regard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ndow of the Agreement,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during the Panels present mandate in terms of operationalis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nd, be it after much delay.
2. Almost a year after the fund's management committee first examined submitted projects, its steering committee on 29 April 2021 approved 16 projects, for a total amount of 38.45 billion FCFA (\$ 69.34 million).⁹ Funds are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projects in the north, centre and south of the country.¹⁰ All approved projects were submitted by local authorities and none by ministerial departments. Local interim authorities argue that the eligibility of ministerial departments to submit projects, as put in the procedures manual of the fund, should in fact be removed.¹¹
3. On 23 March 2020, a presidential decree was passed to includ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wo armed movements, as well as the *inclusivité*, in the fund's management committee.¹² However, a ministerial order is still forthcoming, and the CMA continues to call for the movements' inclusion in the steering committee as well.¹³ The government committed to including armed movements in both committees already in June 2019.¹⁴

⁹ By May 2021 the fund had raised 61.6 billion FCFA (\$111 million), from Malian tax revenues.

In addition, 13.4 billion CFA francs (\$24 million) spent on dam construction, electricity and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in the 2015–2017 period, were advances to the fund, pending its creation, this amount being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pretended to be executed (see S/2019/636, paras. 56-60). One of the projects was the installation of two generators in Kidal for 2.7 billion (\$4,9 million) CFA francs by the company SIBAT. The Panel had cited the company's director who claimed the generators were not been switched on because government payments were still pending (S/2019/636, para. 58).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te-owned Société Énergie du Mali, however, claimed that SIBAT was contractually responsible for certain technical amendments to render the generators functional upon which outstanding payments would be made. Meeting in Bamako, 16 June 2021.

¹⁰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the FDD was supposed to finance the Spec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udgeted at 2.194 billion FCFA (US\$ 369.26 million), that aims to raise the northern regions to the same level as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focus of the fund was changed in Parliament to facilitate equal development of all regions in Mali (See S/2018/581, para. 55.). The Independent Observer has qualified the use of the FDD to implement projects in other regions of Mali to undermines the Agreement. Carter Center,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Observer: observ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Mali, emanating from the Algiers process", December 2020.

¹¹ Meeting with interim authorities, Timbuktu, 10 June 2021.

¹² Mali, Presidential Decree n°2020-0148/ P-RM of 23 March 2020.

¹³ Summary of the meeting of the CSA sub-committee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19 May 2021, archiv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¹⁴ Proceedings of the meeting of the CSA sub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14 June 2019, archiv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nex VII: Additional political and regional context

Security and defence forces in the region facing increased challenges

1. Armed forces from States in the region et international contingents faced increased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in the tri-border area between Mali, Niger and Burkina Faso, as regional trafficking networks and militants continue to merge, expand and access to new resources such as gold-mining.
2. On 6 June 2021, Burkina Faso experienced its deadliest attack since 2015, when 160 civilians were killed in Solhan village, Yagha province on border with Niger. The Tahoua and Tillabéri regions of Niger bordering Mali have also experienced similar trend of increased attacks, including the killing of an estimated 137 civilians on 21 March 2021. On 15 March 2021, the Malian army also recorded a high toll of 33 soldiers killed and 14 injured following a militant attack on an army post at Tessit, South-East of Ansongo, Gao region.
3. The Chadian contingent faces a challenge. On 2 April 2021, militants attacked the MINUSMA camp in Aguelhok, hosting a Chadian contingent. Four peacekeepers were killed and 34 injured following during? the attack. There were allegedly also three civilians killed. An internal MINUSMA investigation is underway. On 20 January 2019, this same MINUSMA camp was attacked by JNIM, killing 8 peacekeepers and injuring many others, as reported by the 2019 Panel final report (see S/2019/636, para.82)

Ethnic-based militia obstruct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4.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by militant groups and ethnic-based militias in the centre of Mali continued to obstruc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e Panel received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Truth,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CVJR), provided for by the Agreement, had to amend its methods of work in the Centre of Mali, notably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checkpoints manned by armed militia respectively from Fulani and Dogon communities.¹⁵ In most cases, those checkpoints were manned by members of Dan Na Ambassagou.¹⁶
5. Because of those checkpoints, CVJR mobile teams could not travel to meet victims and witnesses, as done in most of the regions of northern Mali. Instead, witnesses and victims were obliged to travel by their own means to be interviewed and give their testimonies to the CVJR. The Panel received information that some witnesses and victims had to conceal their identities at checkpoints to prevent potential exactions by armed militias.¹⁷
6. The Malian Dogon militia Dan Na Ambassagou continued to escalate its attacks on civilians, including on members of Dogon communities involved in inter-communal dialogues.¹⁸ The command structure of the military wing of this militia, headed by

¹⁵ Meeting with confidential sources, Mali March 2021 and April 2021

¹⁶ Dan Na Ambassagou maintained checkpoints at numerous locations in the Centre of Mali, mostly on the roads from Mopti to Bandiagara and Douentza. Some of these checkpoints are located near Goundaka, Ficko, Tille, Doucoumbo, Bandigara and Parou bridge.

¹⁷ Meeting with confidential sources, March and April 2021, Mali

¹⁸ MINUSMA, “Note sur les tendances des violations et abus de droits de l’homme: 1er Janvier – 31 mars 2021”, see at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ML/Note_Trimestrielle_Janv_Mars_2021.pdf. The Panel received also reports indicating

Youssouf Toloba, includes four Coordinators.¹⁹ A retired Malian army officer, Mamadou Goudienkilé (S/2020/785/Rev.1, para. 60), heads the political wing and has progressively become the public face of the militia, with Youssouf Toloba being considered more and more controversial.²⁰

7. The new Government has softened its position towards Dan Na Ambassagou, despite its official disbanding on 24 March 2019 (see S/2020/785/Rev.1, para. 12). Two Government ministers recently met Youssouf Toloba in his stronghold of Bandiagara, including the Employment Minister²¹ and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olonel Ismael Wagué, who on 9 March 2021 reportedly attempted unsuccessfully to convince him to abandon violence, engage into DDR and endorse dialogue with other communities.²²

that heads of Dogon villages were killed or forced to leave their areas following mediation initiatives with other communities, therefore opposing Toloba's confrontational strategy. Meeting with a confidential source, 6 March 2021.

¹⁹ Namely Boureima Sagara for Bandiagara, Amadou Ongoïba for Koro, Oumar Guindo for Bankass, and Seydou Maiga for Douentza

²⁰ A number of Dogon communities do not share the extreme positions of Youssouf Toloba and would like to take the path of reconciliation, mostly in cercle of Koro where a number of splinter groups are emerging notably Dana Amakene and Dana Atem.

²¹ The Minister of 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training, Mohamed Salia Touré, was the first to meet with Toloba on 26 December 2020 in a village near Bandiagara; see at: <https://malijet.com/actualite-politique-au-mali/251152-echange-entre-mohamed-salia-toure-et-youssouf-toloba.html>

²² At the meeting with Toloba, Colonel Wagué was accompanied by one his cabinet staff (chargé de mission) Sékou Allaye Bolly, a former representative of MSA-Chamanamas in the central Mali, where he had a camp of mostly Fulani young people allegedly converted from radicalism and awaiting for DDR. Sékou Allaye Bolly continue to have a camp of mostly young Fulani (Peuls) at Ouro-Nema, which was attacked on 25 March 2021 by alleged radical group. Bolly had previously another camp in Ogossagou with alleged demobilized Fulani, who were specifically targeted during the first attack on the village conducted by Dogon militia on 23 March 2019, when 150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nex VIII: Non exhaustive list of non-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Chefferies Traditionnelles et Coutumières Touarègues du Mali*

- Mohamed Ag Intalla, Aménokal Kel Adragh, president of the *Chefferie*, member of the CNT
- Abdoul-Majid Ag Mohamed Ahmad Ag Attaher. Aménokal Kel Antessar,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efferie* in Bamako, member of the CNT
- Ahmed Ag Boya,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onseil supérieur des Idnanes
- Akli Iknane Ag Souleymane, chief of the Imididaghan in the Gourma. CMA regional commander for Gourma, member of the CNT
- Alhassane Ag Assadeck, chief of the Imididaghdanes in Timbuktu
- Bajan Ag Hamatou, Aménokal Oulimiden, member of the CNT
- Choghi Ag Attaher, chief of the Idnanes of Kidal
- Djibrilla Diallo, village chief in Fafa, Pateforme/CMFPR representative at the CTS
- Hama Ag Mohamed, Coordinator of the Idnans communities of Timbuktu
- Hamoudi Sidi Ahmed Ag Ada, representative of the Hel Araouane
- Mohamed Mahmoud Ould Oumrani, representative of the Berabiche
- Mohamed Ould Mata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mhar in Gao,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A-Plateforme Gao at the CSA, special adviser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NT
- Mohamed Ousmane Ag Mohamidoune, president of the Conseil Supérieur des Kel Rezzaf-Ichérifèn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PA, member of the CNT
- Moulaye Chirfi,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orfas
- Mousas Souma Maiga, Songhaï chief
- Sidi Ali Ould Mohamed Soultane, coordinator of the Hel Araouane
- Taha Ag Mohamed, chief of the Daoussak
- Waïss Dicko, chief of the Walad Azaghib
-

Annex IX: Audience granted by Assimi Goïta on 9 June 2021 to the *Chefs traditionnels et coutumiers du nord*



Annex X: Public communiqués



République du Mali
Un-Peuple-Un But-Une Foi
Conseil Général de la Tribu Kel Ansars
de Tombouctou

Communiqué du Chef de la Tribu Kel-Ansars et Alliés

Bamako le, 31 Mai 2020

Depuis hier une information circul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faisant état de la mise en place d'une prétendue Coordination regroupant des leaders et cadres de la communauté Kel-Ansars et Alliés.

J'informe les ressortissants de ladite communauté ainsi que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il ne s'agit là en fait que d'une tentative de destabilisation fomentée par une poignée d'individus en mal de légitimité dans le seul but de porter atteinte à la cohésion de la Tribu en vue d'assouvir des ambitions personnelles et des desseins inavoués de vengeance.

J'en appelle par conséquent à la vigilance et à l'esprit de discernement de tous pour étouffer dans l'œuf cette énième machination uniquement inspirée par la malveillance de ses initiateurs.

J'en appelle à tous les Kel-Ansars et Alliés au Mali et dans la diaspora de resserrer leurs rangs dans l'unité et la solidarité sociale et économique en ces temps de défis immenses pour nos communautés et nos voisins.

Le Chef de Tribu des Kel Ansars
Abdoul Magid Ag Mohamed Ahmed dit Nasser
Offic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ali



Coordination Kel Ansar



À l'instant •

Nous prenons note de la communication ci dessous et rapellons qu'il est temps de jouir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t d'association consacrées par les lois maliennes. Il est temps d'arrêter de voir toute expression de liberté comme un plan de destabilisation de notre tribu à tous. Nous en appelons à la sagesse et à la retenue ainsi que la recherche des bonnes informations en lieu eu place des rumeurs.

Le Coordination Kel Ansar n'est ni une nouvelle tribu Kel Ansar ni une concurrence mais une volonté de construire à côté et en complémentarité avec toutes les bonnes volontés en toute independance.

Merci de la compréhension de tous.

Oumar Ag Hamama
Comission d'organisation
+223 76 14 96 83



ICIMALI.COM

Tentative de déstabilisation de tribu Kel Antessars et Alliés : Un énième échec... ..

Rapport Final CKA&A Goundam

Discours du Chef suprême de Tribu Kel Razzaï-Icheriffène Membre du CNT, Honorable Mohamed Ali AG MATTACHEL lors de la rencontre de la Coordination des Kel Ansar et Alliés 12-13-14 Février 2021 à Goundam

Mesdames et Messieurs

Tout d'abord permettez-moi de demander une minute de silence à la mémoire de toutes les victimes civiles et militaires de notre pays. Je vous avoue chers frères et concitoyens que je suis préoccupé par la paix pour nos communautés et pour notre pays. Je ressens une tristesse infinie suite à la dégradation de nos valeurs sociétales et des harcèlements que subit notre religion de paix et de tolérance.

Par patriotisme je sens en mon fond intérieur un devoir de vous tenir un discours de la vérité pour un pays renaissant. Pour y arriver il faudra cultiver des esprits de responsabilité épris de paix et de justice pour une gouvernance transparente. La transition actuelle a pour mission d'y parvenir et pour y parvenir elle a besoin de citoyens animés de la défense de l'intérêt général et non de citoyens obnubilés par des intérêts égoïstes et matérialistes.

Chers frères et sœurs de tout bord je sens en moi que la région de Tombouctou en particulier et le pays en général ont besoin d'un nouvel élan pour sortir de la routine et initier des actions innovatrices et porteuses.

Chers frères et sœurs de tout bord je suis triste que nos services de base soient paralysés et inopérants sur une grande partie du territoire dû d'une part à l'insécurité mais d'autre part à l'insouciance de certains d'entre nous qui ont perdu la fibre patriotique.

Chers frères et sœurs de tout bord je suis inquiet de ce feu d'insécurité qui embrase notre pays et qui pourrait si nous ne l'éteignons pas rapidement, détruire notre Vivre ensemble et notre cohésion sociale.

Chers frères et sœurs de tout bord l'incivisme à tous les niveaux rend périlleux la situation de notre jeunesse et le système de fonctionnement de nos différentes structures....



Remerciements aux acteurs suivants ayant exprimé leur soutien à travers des messages adressés lors de la rencontre.

- Monsieur Oumarou Ag Mohamed Ibrahim Haidara
- L'Imamat de Goundam
- Les fractions Kel Razzaï à travers le chef suprême de la tribu Kel Rhazaf cheriffène Mohamed Ali AG MATTACHEL
- Cadres et notabilités Kel Ansar parmi lesquelles les représentants de grandes familles de Gargando, Tin Aïcha, Essakane, Douekiré et Razelma
- Abdallah Ag Ahmedou, Président Association Cheriffène, Koiguima
- La coordination des Idnanes et alliés
- La coordination des Fractions Kel Inteberemt et Alliés
- La coordination des Idnanes et alliés
- Le Collectif Intégrateur des Imouchagh de Tombouctou
- Les chefs coutumiers et notabilités des 16 communes du cercle n'ayant pas pu effectuer le déplacement
- Les communautés Kel Tèt et kel Aghabob d'Essakane
- Les mouvements signataires de l'accord d'Alger ayant été présents.
- Mahmoud Ould Jayid, Lerneb
- Associations des griots et forgerons de Tombouctou

Tous ces messages expriment leur soutien et leur disponibilité à accompagner toutes les initiatives de paix et de réconciliation.

Nos remerciements vont aussi à l'endroit de nos parrains et invités d'honneur, aux autorités administratives et militaires de la région de Tombouctou et du cercle de Goundam, à la MINUSMA, aux populations et leurs représentants qui ont activement participé aux débats, aux populations de la ville de Goundam et la mairie pour le grand accueil et l'organisation, sans oublier les membres et équipes de la coordination Kel Ansar et Alliés qui ont tout donné pour la réussite de cette rencontre.

Annex XI: Hama



Association Vivre Ensemble

7 September 2020 · 🌐

...

Dementi des chefs traditionnels et Coutumiers touaregs du mali
Ces derniers temps, il nous a été donné de constate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qu'une prétendue plate-forme des chefs coutumiers et traditionnels inonde les médias à travers des communiqués fallacieusement fantaisistes.

A cet effet, nous portons à l'attention de l'opinion publique et internationale qu'il s'agirait d'une manœuvre mal intentionnée conduite par un homme sans foi ni loi.

Les chefs coutumiers et traditionnels dont il est question, ne s'associent à aucune plate - forme ou entité quelconque. Chacun d'entre eux dirige en toute responsabilité, légitimité et liberté son canton/ tribu. L'ensemble forme un idéal contribuant aux efforts de consolidation de la paix dans notre pays.

Toute autre entité parallèle ne saurait être que de la pire manipulation et instrumentalisation assortie d'un éhonté faux et usage de faux.

Aussi, nous appelons les uns et les autres à veiller minutieusement à toutes formes d'escroquerie conduisant à la haine ou à l'incompréhension.

Nous resterons vigilants pour une mobilisation effective dans l'atteinte de nos objectifs.

Les marchands d'illusions seront identifiés et détournés pour éviter toute ambiguïté.

**Annex XII: Photographs of burned and looted Sonatam storage room in Gao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22 April 2021**



Annex XIII: Regional cocaine seizures with Malian involvement

1. On 7 January, Gambia's anti-drug authority seized nearly three tonnes of cocaine from a sea container originating from Ecuador. In relation to the seizure an Interpol red notice was issued on 14 January against Banta Keita, including a French and Gambian Passport. Later his two Malian passports were retrieved and added, one with the name Banta Keita and one with the name Lassana Kante. While the latter had expired by the time of the seizure, the first passport was valid until 19 February 2021, possibly allowing the suspect to exit the Gambia and seek refuge elsewhere, possibly in Mali. The cocaine, disguised as industrial salt, was most likely destined to be transhipped from the Gambia to Europe.²³ Malian authorities, did not detected entry of the individual in question.²⁴
2. On 24 February, the Ivorian Gendarmerie seized just over one tonne of cocaine in Abidjan. The transaction appears to have involved a Malian national who fled to Mali. The Panel obtained a name that appeared too common to make a detailed inquiry of entry of the person on Malian territory.

²³ Member State information, 2 April 2021.

²⁴ Member State information, 13 May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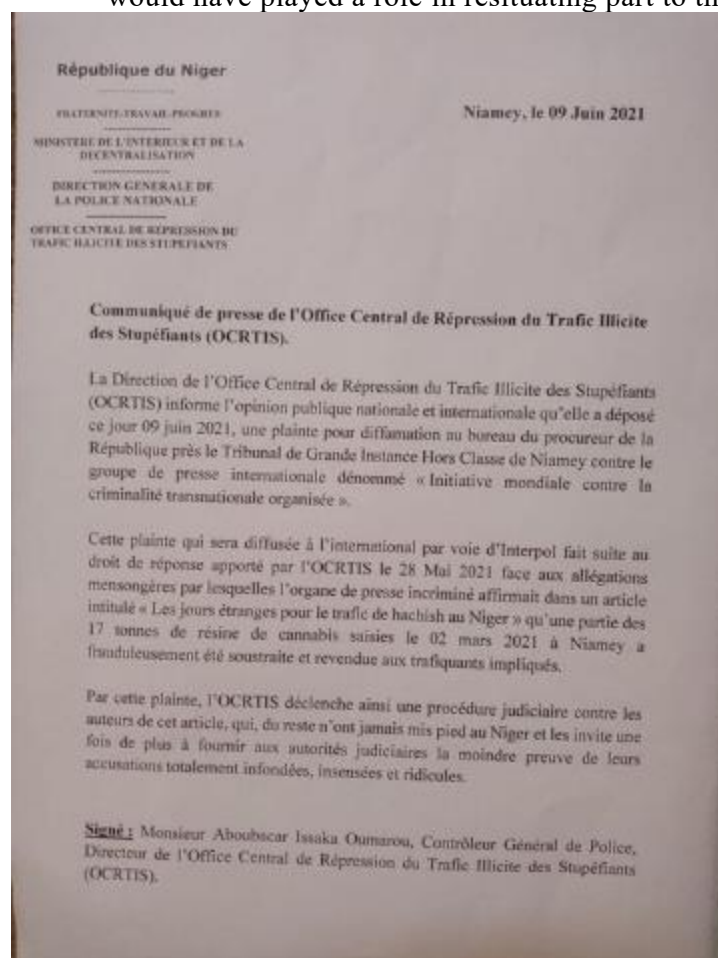
Annex XIV: images

Photographs of box with hashish parcels (above) and with plastic tie bags (below),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1 June 2021



Annex XV: Challenges to a contested report by the Global Initiative on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1. the Global Initiative on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GI-TOC) reported that four tons of hashish from the seized 17 tonnes had arrived in Tobruk, Libya by early May 2021, alleging that these four tonnes had been diverted from the seized volume and not been incinerated.²⁵
2. The Panel judges this conclusion premature. Considering there were two shipments, it very well possible that the 17 tonnes that came in via Cotonou were seized, while four tonnes from the earlier shipment via Lomé had indeed reached Libya.
3. The Niger anti-drug authority vehemently denied the NGO's allegation (see below). The authority also strongly denies the NGOs second allegation tha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contestation, Zerma dominated security forces linked to the opposition had seized the hashish shipment belonging to Arab networks linked to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Bazoum, and a third insinuation that the latter would have played a role in resituating part to the traffickers.²⁶



Octris press release following GI-TOC report

²⁵ GI-TOC, “Strange Days for Hashish Trafficking in Niger”, 11 Ma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initiative.net/analysis/hashish-trafficking-niger/>.

²⁶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Niger anti-drug authority, 28 May 2021; see also “Droit de réponse de l’OCTIS par rapport à un article de Global Initiative”, Actuniger, 28 Ma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actuniger.com/societe/17230-droit-de-reponse-de-l-octis-par-rapport-a-un-article-de-global-initiative.html>

Annex XVI: Photographs of Moussa Tiliche

Photographs of Moussa Tiliche (right) on 30 April in Ségou,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17 May 2021.



Annex XVIb: Figures and trends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d the smuggling of migrants

1. As indicated in its midterm report (S/2021/151, para. 54), the mining boom in northern Mali continues to drive migration, particularly to Gao. The peak in Gao was reached in December 2020, with close to 6,000 arrivals. These numbers declined thereafter stabilizing at around 2,000 per month after February 2021.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IOM), 90 % of arriving migrants reportedly did not intend to travel onwards.²⁷
2. A similar trend is currently observed in Timbuktu. IOM figures reflect that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an odd 1500 migrants moving through Timbuktu per month intends to reach Algeria, while the large majority intend to stay in Mali. This differs from the Panel's finding in early 2020 that the Timbuktu – In Afarak route to Algeria had taken prominence over the one from Gao crossing either at In-Khalil, Talhandak or Tindiska, to reach Bordj Badji Mokhtar or Timiaouine in Algeria. (S/2020/158/Rev.1, annex II). At that time, more than half of the outgoing migrants aimed to travel to the Maghreb or Europe. The recent emergence of gold mining opportunities may explain the shift (see paras x – y below).
3. While Kidal is also hub for migrant workers at gold mines, 75 %, of an odd 500 arriving migrants arriving per month intend crossing to Algeria. For Ménaka this is half. In Ménaka, a relatively only 200 migrants continue to arrive per month, although the route may gain popularity as an alternative, less supervised access to In-Guezzam in Algeria, passing via Agazragane²⁸ then north through the Tamesna desert and the tri-border area between Mali, Niger and Algeria.

²⁷ IOM, “Flow monitoring: Mali”, results snapshot, No. 64 (May 2021), 16 June 2021, available at <https://migration.iom.int/reports/mali-%E2%80%94-flow-monitoring-report-64-may-2021>

²⁸ Agazragane is the biggest market, including weapons and munitions, in Ménaka region not controlled any armed group and accessible to all.

Annex XVII: photographs of migrants recovered by Gatia

Migrants recovered by GATIA between Gao and Kidal, screenshots from publicly diffused video.



Annex XVIII: Mission order for Achafgui Ag Bouhada led sensitization mission in February 2021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9 March 2021



COMITE DIRECTEUR

N° 001/SG-CMA-2021

ORDRE DE MISSION

CHEF DE MISSION : Achafgui Ag Bouhada
 PERSONNEL : 30 véhicules et leurs équipages
 ARMEMENTS : PH - PKM - et 12.7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 Talqis et thoreye
 MOYENS DE LOCOMOTIONS : Toyota - 4/4
 ITINERAIRE : Kidal, Gao, Tharaya, Tuckou, Tassalit
 OBJET DE LA MISSION : Sensibilisation, sécurité, éducation
 DATE DE DEPART : le 19/02/2021
 DATE DE RETOUR : le 19/03/2021

NB : Nous prions les autorités administratives civiles et militaires de faciliter le passage au titulaire du dit document pour l'accomplissement de sa mission

Kidal Le/...../2021

AMPLIATIONS

Intéresse 1
 FAMAS 1
 MINUSMA 1
 BARKHANE 1
 Archives 1/5



P/O BILAL AG ACHERIF



Annex XIX: Screenshot from video showing new washing plant in Intillit-Nord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13 March 2019.



Annex XX: Niger based companies authorized to either imports (and commercialise) and transit cigarettes as per 2 June 2017, document obtained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7 March 2021

Liste des sociétés agréées pour l'importation des cigarettes

MCM GROUP : (ticket)
 WEST AFRICAN TRADING ;
 STREET DISTRIBUTION NIGER
 ITC ; (gold seal, oris, yes, empire)
 BAGUE DAOUDA : (fine)
 NIGER BRIQUES: (rothmans, craven)
 SITOR SARL:(fine change, time)
 SOCIÉTÉ DE DISTRIBUTION: (Marlboro, gold)

Liste des sociétés agréées pour le transit des cigarettes

DANGARA ET FILS
 ITC :
 AMINOUE HAMIDOU SOULEYMANE
 NAGOUSSAW SARL
 MOUSSA ET FILS
 MONDIAL TOBACCO COMPANY : (golden dear, oris, benson, rothman king size, craven A, Marlboro,mile, welden);
 AGDAL IMPORT EXPORT: (bond, American legend,one,mile-full flavor kings)
 SONISA SARL: (fency,viva, bon international)
 Mcm group : (marlboro)
 IMPEXCO : (force 10, original, jack)

Annex XXI: Images

Packet of elegance lights retrieved from Gao (above left),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10 December 2020, and boxes of Elegance lights (above right and below) unloaded in Niamey on 19 September 2020,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25 May 2021.



Annex XXII: Update concerning American Legend case of July 2018

1. While Karelia stopped exports of American Legend to Soburex, of Appollinaire Compaore after the Panel's reports in 2019,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case re-emerged following a 26 February 2021 publication of an NGO report on the subject.²⁹ The report wrongly refers to the UN – meaning the Panel – naming Appollinaire Compaore as a smuggler, provoking the latter to publicly state the Panel lied.³⁰
2. To reiterate, the Panel never qualified Apollinaire Compaore as a smuggler, but argued that either he or Soburex, knowingly supplied those that smuggle since there is no legal market for American Legend beyond Markoye in northern Burkina Faso, where cigarettes are kept in customs depot before being re-exported by Soburex clients. American Legend has never been an authorised brand in Mali nor in Algeria since 14 October 2014 (see S/2019/636, para 131). Meanwhile, Mauritania and Libya receive direct shipments from Karelia in Greece so these would not need to be shipped through Burkina Faso.
3. Rather than smuggling, the Panel insisted on Soburex' partial legal compliance, allowing the transfer of cigarettes to Markoye to continue. First, transit forms show non-existing company representations outside Burkina-Faso. The Panel already showed this in its 2019 midterm report, transit forms stating Soburex Mali as recipient in 2016 (S/2019/137, para. 79). The same goes for its 10.000-box shipment in 2018, transit forms for which state Soburex Mauritania as recipient.³¹ False customs declarations of the recipient of goods is qualified as an infraction in Burkinabé Faso's customs law, leading to confiscation of goods and a penalty of up to 100.000 FCFA.³²
4. Soburex responded to the Panel that the mention of Soburex Mauritania was due to an error of the freight forwarder.³³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pany further explained that customs officers may have compelled the freight forwarder to declare a recipient outside Burkina Faso since the company is authorised to transit cigarettes to Mauritania and Algeria only, as per its extraordinary licence issued in 2000.³⁴
5. According to the Burkina Faso customs code re-exports via entrepot take place under transit regime, thus legalising Soburex' operation. Howev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assuring the destination being either Algeria or Mauritania would then be with the re-

²⁹ Aisha K. Down, Gaston Bonheur Sawadogo, Tom Stocks, Ramdane Guidiguoro, and Kétéri Mangal, "Marlboro's Man: Philip Morris' Representative in Burkina Faso is a Known Cigarette Smuggler",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26 februar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occrp.org/en/loosetobacco/marlboros-man-philip-morris-representative-in-burkina-faso-is-a-known-cigarette-smuggler>

³⁰ Henry Wilkins, "VOA Exclusive: Tobacco Giant's Burkina Faso Distributor Denies Smuggling, Funding Terrorism", Voice of America, 27 Ma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voanews.com/africa/voa-exclusive-tobacco-giants-burkina-faso-distributor-denies-smuggling-funding-terrorism>. In the Interview Appollinaire Compaore also stated that those who worked on the report for the UN are no longer employed by them. As the committee is aware, the Panel's finance expert has not changed since the first mandate.

³¹ See photograph of one of the bills below. The document was annexed to Soburex' response on 8 July 2019 to the Panel's first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³² See Burkina Faso, Customs Code, No. 03/ 92/ADP, 3 December 1992, Article 259 c).

³³ Response received on 23 April 2021 to a Panel of Experts correspondence of 9 April 2021.

³⁴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company representative, Emmanuel Kabre, 25 June 2021.

exporting party, which Soburex cannot guarantee.³⁵ The client of the 10.000 box 2018 shipment was Soumaguel Albashar Maiga in Gao (See S/2019/636, para. 126).³⁶ The company Agdal in Niamey was the transporter for a tenth of it, 1.000 boxes, over half of which were seized in Labbezanga. But Agdal had no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Soburex, according to its representative.³⁷ Since no other declarations of cigarettes transiting Niger were made, the larger share of the shipment crossed straight into Mali illegally via other transporters³⁸, as no customs are present on the Malian side. Soburex claims to be responsible only for the product leaving its depot under Burkinabe customs supervision.

6. As already indicated previously (S/2019/636, para. 129) the 2018 shipment did not comply with Burkina Faso's 27 July 2017 decree banning from entry into the country cigarettes that transit through Burkina Faso but do not respect labelling requirements in the declared destination country. In this regard, Soburex responded to the Panel that neither the company, nor apparently the Burkinabé customs authorities were aware of this decree at the time.³⁹ Soburex further stated to have not made any order since and committed to respect the decree in case of any future order.⁴⁰ Soburex representative however stated that the company stopped sending cigarettes through Mali because of the associates risks emanating from the volatile security situation, as demonstrated by the Panel⁴¹

³⁵ Ibid.

³⁶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company representative, Emmanuel Kabre, 6 July 2021.

³⁷ Ibid.

³⁸ This already appeared from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customs authorities in Mali and Burkina Faso in 2017 referenced in the Panel's 2019 mid-term report (S/2019/137, para. 80)

³⁹ Soburex letter (footnote 23)

⁴⁰ Ibid.

⁴¹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company representative, Emmanuel Kabre, 6 July 2021.

2469245

CEDEAO / UEMOA / DOUANES DU BURKINA

Exportateur / Exporteur N°
SOCIETE BURKINABE D'EXPORTATION
ABO
RCI

D7u58

**SOGURLX
MAURITANI
CH BONGO FRANCIS
75361418**

14 Déclarant/Représentant : N°1
MMP SARL
OUAGA

18 Identification à l'ail. du moyen de transport aérien
10 HP 3324 / 4472

21 Identification à l'ail. du moyen de transport manifestant transport

22 Mode transp. 23 Mode transp. 24 Lieu d'origine / destination
3 routier 3 routier 3 MKY MARKOYL

29 Bureau d'origine / de sortie
BFWD NIANGOLKORO ROUTE

30 Localisation marchandises

31 Marques & numéros N°(s) conteneurs - Nombre & nature
CIGARETTES
Marques & N°
des colis AMERICAN LEGEND
Nombre & nature 2 000 GT
N°(s) Conteneurs(s) Carton

CIGARETTES CONTENANT DU TABAC

32 N° AV EXEMPLE
D.2.1 D+0+040-0

ESCORTE

42 Type 43 Date imposition 44 Quantité 45 Montant 46 MP 47 Nature des marchandises 48 Identification enveloppe / Date

**6 DONNEES COMPTABLES
COMPTABLE**

Mode de paiement
N° de Liquidation
N° de Quittance
Général
Taxes globales 5,000
Total déclaration 5,000

Date
Date
Date
Francs CFA
Francs CFA

69 Principel obligé N° Signature

C BUREAU DE DEPART

Code 62 Bureau de destination (cf page)

SOURABE ACNMA 100 SEULE YEM

62 BUREAU DE DESTINATION

63 Lieu et date
Sig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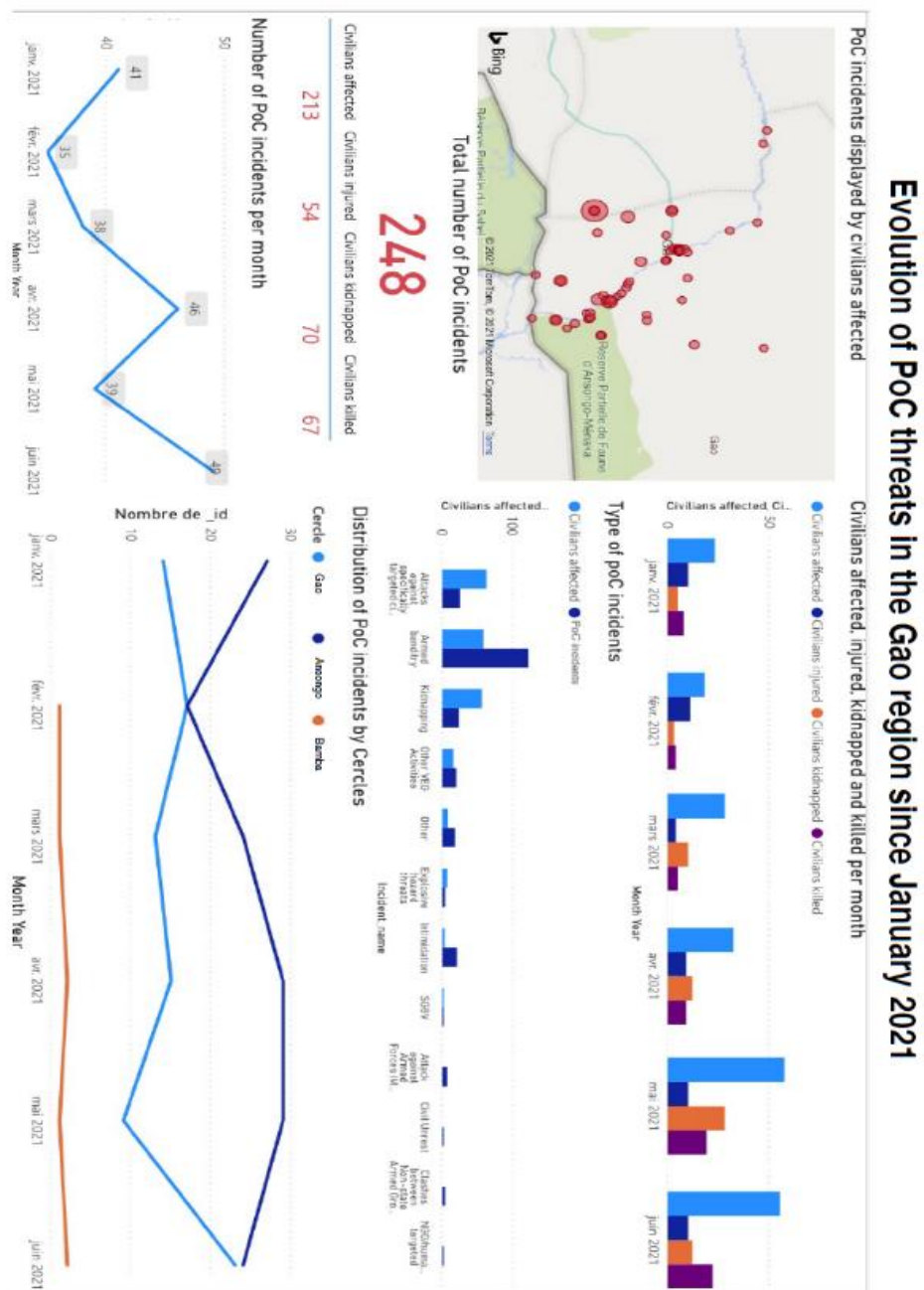
MARIE MICHELLE PRODUCTION
Bureau de Niangoloko

One of the five 2,000 box transit forms for Soburex transits to Soburex Mauritania

Annex XXIII: Photographs of looted truck carrying legal Dunhill cigarette boxes,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confidential civil society source on 12 June 2021



Annex XXIV: Timeline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OC threats and incidents affecting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Gao region,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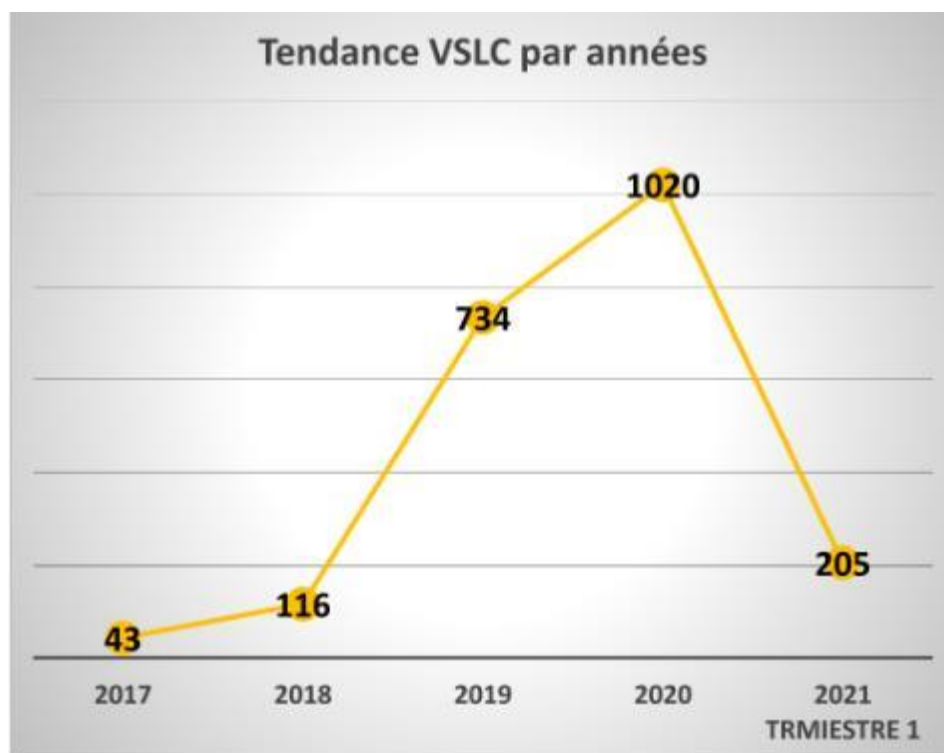


Source: MINUSMA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Unit

Annex XXV: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statistics

Figure 1:

Timeline showing number of incidents of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CRSV) recorded by GBVIMS from 2017 to March 2021.



Source: GBVIMS

Figure 2:

The Table below reflects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nterviewed in a field study conducted by the Mali Protection Cluster,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20, who felt at risk of becoming a target of sexual violence.

Tableau 12: Risque d'être victimes de violence sexuelle

Comment vous sentez-vous par rapport au risque d'être victime de violence sexuelle ?						
	Gao	Ménaka	Mopti	Ségou	Tombouctou	Moyenne
Très inquiet	13%	21%	24%	21%	14%	19%
Inquiet	20%	7%	21%	19%	18%	17%
Un peu inquiet	40%	32%	31%	30%	25%	32%
Pas du tout inquiet	27%	40%	24%	30%	43%	33%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Source: *Perception de la situation de protection de la population civile au Mali*, Cluster Protection Mali, December 2020; available on 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

Figure 3:

Incidents of SGBV reported in Gao region from January 2020 until April 2021 and attributed to compliant armed groups

	Rape	Attempted Rape	Physical violence	Forced marriage	Domestic violence	Denial of access to resources	Total per group
CMFPR-1	11	0	2	4	4	0	21
CMFPR-2	8	4	2	3	0	2	19
Ganda-Izo	14	6	7	5	0	0	32
Ganda-Koy	11	9	4	8	0	0	32
Platforme	11	8	0	0	0	7	26
CMA	7	1	11	0	0	13	32
Total per type of SGBV	62	28	26	20	4	22	162

Panel comments:

- On the credi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data:
 - o The incidents in these table are collected through sources with first-hand knowledge of this incidents. The Panel deems the sources to be reliable and credible, and deems the information reasonable to believe, based on incidents verified by the Panel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verall context in Gao.
 - o The groups are named as they are described by witnesses and victims.
- On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these incidents:
 - o The table above reflect incidents were reported in Gao from 2020 to April 2021.
 - o All incidents attributed to the Platforme and associated groups occurred in Gao region.
 - o With regards to incidents attributed to the CMA, the panel was informed that some of these cases were reported in Gao but took place in Kidal or elsewhere.
 - o The only incident attributed to the CMA in 2021 was an incident of denial of access to resources.

Annex XXVI: Unilateral communiqué of the CMA for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conflict related sexual violence

COMMUNIQUE UNILATERAL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MNLA, HCUA, MAA) SUR LA PREVENTION ET LA LUTT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LIEES AU CONFLIT

Considérant les résolutions pertinentes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Femmes, Paix et Sécurité, notamment les résolutions 1820 (2009), (1882 (2009), 1888 (2009) 1960 (2010) et 2106 (2013)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dans les conflits armés;

Considérant le contenu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 au Mali issu du Processus d'Alger (signé les 15 mai et 20 juin 2015) qui stipule dans son article 46 alinéa 4 « *création d'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internationale chargée de faire la lumière sur tous les crimes de guerre,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crime de génocide, crimes sexuels, ...* » et dans son alinéa 6 « *non amnistie pour les auteurs de crimes de guerre, ..., y compris des violences sur les femmes, les filles et les enfants, liées au conflit* » ;

Tenant compte de l'engagement des leaders politiques de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à combat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liées au conflit, exprimé à l'issue de la journée de sensibilisation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liées au conflit tenu le 9 septembre 2015 à Bamako ;

Le Président, par cette présente, tient à formaliser l'engagement de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avec l'adhésion individuelle de tous les mouvements membres (HCUA, MNLA, MAA) qui le constituent à lutter contre l'impunité de tels crimes.

L'engagement de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à coopérer avec les Nations Unies et autres partenaires est réitéré afin d'adresser le problème à travers des mesures concrètes comme celles ci-après :

1. Développer un plan de mise en œuvre qui inclut, inter alia, l'émission d'ordres clairs par la chaîne de commandement interdisan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
2. Appuyer pour l'enquête à temps des allégations et collaborer avec le système judiciaire national et international ainsi que la justice transitionnelle sur les cas de membres présumés responsabl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pour leur mise à disposition aux services habilités ;
3. S'assurer que des provisions spécifiques pour la prévention et la protection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sont incluses dans les arrangements sécuritaires ;
4. S'assurer que les responsabl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sont exclus des listes des candidats à proposer pour l'intégration ;
5. Encourager et soutenir le travail des prestataires de services aux victim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dans les zones où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est présente ;

6. Profiter de la présence de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dans une zone pour renforcer la sensibilisation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en menant une campagne de prévention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s Nations Unies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compte sur les Nations Unies, particulièrement la MINUSMA à l'appuyer et singulièrement tous les mouvements qui le constituent, en vue de pouvoir mettre en œuvre tous les engagements inscrits dans ce Communiqué. Le plan de mise en œuvre, préparé et approuvé par les participants représentant le MNLA, HCUA et le MAA durant l'atelier de deux jours tenu à Kidal les 5 et 6 juillet 2017, contient les priorités exprimées dans ce Communiqué ainsi que de l'assistance nécessaire requise.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nommera un point focal de Haut Niveau qui sera appuyé par deux points focaux représentant chaque mouvement de la CMA (2 MNLA, 2 HCUA et 2 MAA) avec pour rôle de diriger et de coordonner les efforts de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et de travailler avec le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au Mali ainsi que le bureau de la Représentante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NU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liées aux conflits pour la mise en œuvre effective de ce Communiqué.

Fait à Kidal, le 10/07/2017.

Président en exercice de la CMA



Mouvements Adhérent:

Pour le HCUA,



Pour le MAA,

Sidi Ibrahim OULD SIDATI

Pour le MNLA,

Bilal AG ACHERIF

Annex XXVII: Communiqué of the Plateforme (GATIA – CMFPR – MAA) on the prevention of conflict related sexual violence in Mali

**PLATEFORME DES MOUVEMENTS
ARMES REPUBLICAINS
DU 14 JUIN 2014 D'ALGER**

Communiqué

**La Plateforme (CMFPR, MAA, GATIA)
Sur la Prévention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liées au conflit au Mali**

Considérant les résolutions pertinentes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Femmes, Paix et Sécurité, notamment les résolutions 1820 (2009), (1882 (2009), 1888 (2009) 1960 (2010) et 2106 (2013)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dans les conflits armé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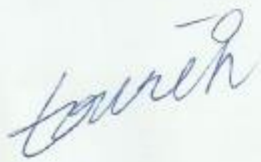
Considérant le contenu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 au Mali issu du Processus d'Alger (signé les 15 mai et 20 juin 2015) qui stipule dans son article 46 alinéa 4 « *création d'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internationale chargée de faire la lumière sur tous les crimes de guerre,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crime de génocide, crimes sexuels, ...* » et dans son alinéa 6 « *non amnistie pour les auteurs de crimes de guerre, ..., y compris des violences sur les femmes, les filles et les enfants, liées au conflit* » ;

Tenant compte de l'engagement des leaders politiques de la Plateforme à combat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liées au conflit, exprimé à l'issue de la journée de sensibilisation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liées au conflit tenu le 9 septembre 2015 à Bamako ;

Le Président, par cette présente, tient à formaliser l'engagement de la Plateforme avec l'adhésion individuelle de tous les groupes membres (MAA, CMFPR, GATIA) qui le constituent à lutter contre l'impunité de tels crimes.

L'engagement de la Plateforme à coopérer avec les Nations Unies et autres partenaires est réitéré afin d'adresser le problème à travers des mesures concrètes comme celles-ci :

1. Développer un plan de mise en œuvre qui inclut, inter alia, l'émission d'ordres clairs par la chaîne de commandement interdisan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
2. Appuyer pour l'enquête à temps des allégations et collaborer avec le système judiciaire national et international ainsi que la justice transitionnelle sur les cas de membres présumés responsabl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pour leur mise à disposition aux services habilités ;
3. S'assurer que des provisions spécifiques pour la prévention et la protection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sont incluses dans les arrangements sécuritaires ;
4. S'assurer que les responsabl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sont exclus des listes des candidats à proposer pour l'intégration ;





5. Encourager et soutenir le travail des prestataires de services aux victim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dans les zones où la Plateforme est présente ;
6. Profiter de la présence de la Plateforme dans une zone pour renforcer la sensibilisation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en menant une campagne de prévention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s Nations Unies

La Plateforme compte sur les Nations Unies, particulièrement la MINUSMA à l'appuyer et singulièrement tous les groupes qui le constituent, en vue de pouvoir mettre en œuvre tous les engagements inscrits dans ce Communiqué. Le plan de mise en œuvre, préparé et approuvé par les participants représentant le CMFPR, le MAA et le GATIA durant l'atelier de deux jours tenu à Bamako les 29 et 30 juin 2016, contient les priorités exprimées dans ce Communiqué ainsi que de l'assistance nécessaire requise.

La Plateforme nommera un point focal de Haut Niveau qui sera appuyé par trois points focaux de Haut Niveau du CMFPR, MAA et GATIA, avec pour rôle de diriger et de coordonner les efforts de la Plateforme et de travailler avec le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au Mali ainsi que le bureau de la Représentante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NU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liées aux conflits pour la mise en œuvre effective de ce Communiqué.

Me Harouna Toureh
Président de la Plateforme

Adhésion:

Mr.
Président
CMFPR

Mr.
Président
GATIA

Mr.
Président
MAA

Annex XXVIII: Overview of violations against children in Mali

1. In May 2021,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port on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noted elevated numbers of grave violations against children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0, with 809 grave violations against 535 children (394 boys, 135 girls, 6 sex unknown).⁴²
2. During this period, the United Nations verified the use and recruitment of 284 children by the CMA, including MNLA, HCUA, MAA; the Plateforme include GATIA, Ganda Koy, Ganda Lassa Izo, MSA; DNA; FLM; and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Most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in Kidal (112) and Gao regions (75) regions. The report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by the continued recruitment and use of children by the CMA and Plateforme; called on the CMA to continue implementing its 2016 action plan; and called on the Plateforme to adopt and implement an action plan addressing children recruitment and use.⁴³
3. In addition,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ported that 173 children (115 boys, 52 girls, 6 sex unknown) killed and maimed. Most of these incidents were reported in Mopti region (134), because of attacks on villages, crossfire,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and explosive remnants of war. In addition, 80 children were abducted (48 boys, 32 girls), most of them by unidentified perpetrators (63). Twelve girls were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2 cases perpetrated by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and by 10 unidentified perpetrators). The UN verified 36 attacks on schools and 25 hospitals, mostly attributed to unidentified perpetrators (57) and to JNIM, ISGS, DNA and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One school was reportedly used by Dozo hunters in Mopti. Denial of humanitarian access affecting children was mostly reported Mopti (60), Gao (39) and Ménaka (35) regions.⁴⁴
4. During its mission in Gao region, the Panel was informed of several incidents of killing, maiming, and kidnapping of children were reported by unidentified individuals. For instance, on 27 March 2021, the corpse of a child was found behead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ljanabandja in Gao;⁴⁵ a 7-year-old girl was hit with a machete by two unidentified men and severely injured; two unidentified men on a motorcycle attempted to kidnap a 2-year-old girl at the quartier 8; two unidentified men attempted to an infant from his home in Chateau.⁴⁶ Several reports indicated that these incidents were a recent phenomenon and suspected that they may be perpetrated by foreign miners. Furthermore, during its mandate, was informed of allega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DDR process using fake IDs. The Panel notes the findings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port, and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ceiv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⁴² Secretary General report, 06 May 2021, A/75/873-S/2021/437

⁴³ Ibid.

⁴⁴ Ibid.

⁴⁵ Confidential interview, Gao, 13 March 2021.

⁴⁶ Confidential report, 10 March 2021; confidential report 12 March 2021.

Annex XXIX: List of reported abductions and/or killings of village chief

The Panel received the following credible reports on incidents of abductions and/or killings of village chiefs in Ansongo cercle, Gao region, and one incident in Menaka, October 2020 and May 2021 (source: confidential UN reports). The Panel did not investigate these reports.

Date of incident	Location	Event	Source
23 October 2020	Tikanassine village, Tin-Hama commune, Ansongo cercle	Unidentified armed men on motorcycles reportedly stormed into Tikanassine village (located 24 km south of Tin-Hama, in Tin-Hama commune, Ansongo cercle), and abducted the village chief for not paying the requested <i>zakat</i> (tax form imposed by ISGS).	UN report, 28 October 2020
3 November 2020	Sorory village, Ansongo cercle	Unidentified armed individuals on motorcycles stormed into Sorory village (located 65km south of Ansongo on the Ansongo-Labezanga Axis) and abducted the village chief for not paying <i>zakat</i> on livestock.	UN report, 06 November 2020
19 December 2020	Ikalla village, Tin-Hama, Ansongo cercle	Unidentified armed elements arrived on motorcycles in Ikalla village (16 km south of Tin-Hama, Ansongo cercle) and abducted the village chief for not paying <i>zakat</i> on livestock.	UN report, 25 December 2020
7 March 2021	Karou village, Ansongo cercle	Four unidentified armed men on motorcycles arrived in Karou village (located 18 km north of Labezanga) and kidnapped the village chief Ahamadou Diallo.	UN report, 10 March 2021
8 March 2021	Inalabague, Bourra, Ansongo village	On 8 March 2021, unidentified armed men arrived in the village of Inalabague and abducted the village chief for non-payment of the <i>zakat</i> on livestock.	UN report, 12 March 2021
14 March 2021	Abokaira village, Bamba commune, Bourem cercle	JNIM elements kidnapped the village chief in Abakaira Songahi village (130 km west of Bourem, Bamba commune, Bourem cercle) during the village's weekly market.	UN report, 19 March 2021
4 April 2021	Tagacherif camp, Tin-Hama, Ansongo cercle	Elements allegedly affiliated with ISGS abducted the village chief and eight other persons of the Touareg community in Tagacherif camp site (located 40 km north-west of Tin-Hama, Ansongo cercle) and stole their livestock. On 6 April, the abductees were released except the village chief.	UN report, 06 April 2021
23 April 2021	Agarangabo village, Menaka	The chief of Agarangabo village (Menaka) was reportedly killed by ISGS elements.	UN report, 23 April 2021; UN report, 05 May 2021
9 May 2021	Gassi village, Bourra commune, Ansongo cercle	At around 08:00PM, unidentified armed men broke into a house in the village of Gassi (25 km southeast of Ansongo, Bourra commune), abducting the village chief and stealing his livestock. He was reportedly found dead 17 May 2021 near Tassiga village, in Ansongo cercle.	UN report, 10 May 2021; UN reports, 19 May 2021

Annex XXX: Reported violations by FAMa in Mopti reg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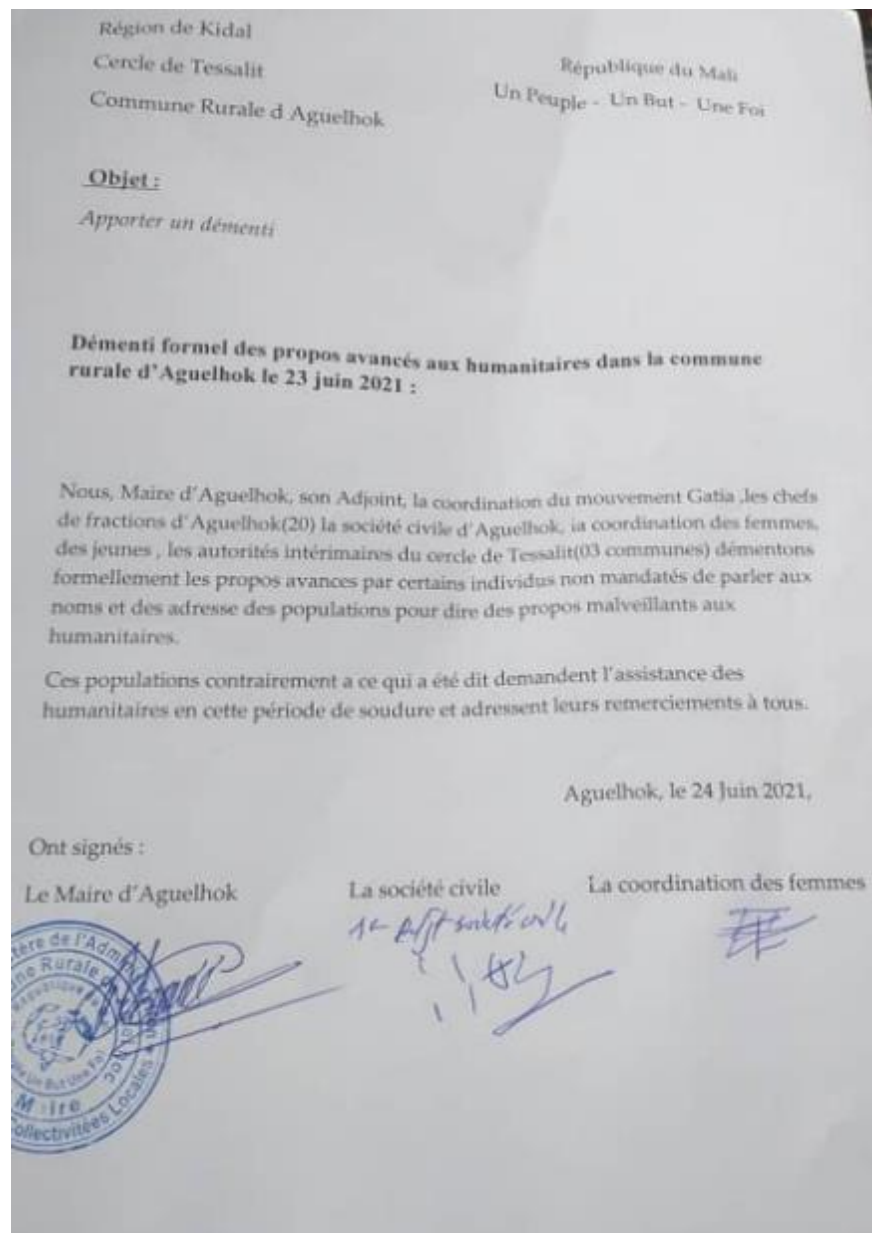
1. The Panel continues to receive information on FAMa violations in and around Boni, Duentza. This includes an incident on 18 March 2021, when FAMa patrol hit an IED on the outskirts of Boni village killing at least a soldier and wounded another. One soldier who was unharmed asked two men on motorbikes who were near the scene to lie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called base for reinforcements. The officers shot dead the two men the two men lying on the ground and shot indiscriminately a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Boni.⁴⁷ The Panel also received credible reports of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by FAMa in nearby village. On 1 March, several FAMa vehicles entered the Fulani villages of Tanborga, and Guitram, in the Haire commune, reportedly executed two Fulani men, burned several houses, granaries and livestock. On 6 March, FAMa burned several homes and granaries in hamlets in the vicinity of Beni-Bebbi village, located ten kilometers south of Boni, in Haire commune. Subsequently eleven households fled to Boni.⁴⁸
2. The Panel will continue to verify and investigate these events and will report its findings to the Committee.
3. In previous years, the Panel has investigated and reported on serious violations by FAMa in Mopti region, including the events of Ogossagou on 14 February 2020 (see S/2018/581, annex XIII; S/2019/636; S/2020/785/Rev.1).⁴⁹

⁴⁷ Confidential telephone interviews, June 2021; also see report by Human Rights Watch, April 2021, Mali: Killings, 'Disappearances' in Military Operations. <https://www.hrw.org/news/2021/04/20/mali-killings-disappearances-military-operations>, accessed on 07.11.2021.

⁴⁸ Confidential reports, March 2021.

⁴⁹ For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reports by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perpetrated by FAMa from 2013 to 2020, see https://whowasincommand.com/en/search/?entity_type=Violation&selected_facets=countries_exact%3AMali; accessed on 11 July 2021.

Annex XXXI: GATIA statement on humanitarian needs in Aguelhok, 24 June 2021



Les jeunes	Les chefs de Fractions	La coordination de Gattia
W Rina Ay Goghrid tel: 76 23 87 33	Amir Bachir Ay Mely Bilge Ay Moly tel: 81 53 61 45 tel: 84 87 93 66	1.04.27.5
Le Président de l'Assemblée Interiminaire du Cercle de Tenablit Le 1^{er} Vice Président		
Auf Mohamed Ay Achenf tel: 73 10 93 64		